

427158

4
-61



幸福的时代

XINGFU DE SHIDAI

馬加 安波 等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幸福的时代

馬加 安波等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3年·沈阳

幸福的时代

馬加 安波等著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印張·69,000字·印数：10,001—30,000 1962年7月第1版
1963年8月第2次印刷 統一书号：10158·298 定价(6)0.40元

目 录

幸 福	安 波(1)
上海行	安 波(10)
詩与友情千古垂	安 波(18)
梦过睦南关	安 波(37)
記广州农民运动講習所	馬 加(41)
石林之歌	馬 加(46)
金花的故乡	馬 加(53)
鹿回头村一老人	馬 加(60)
幸福的时刻	思 基(67)
西湖即景	于 敏(80)
大海，閃着灿烂的金光	蔡天心(88)
海 边	江 帆(97)
浩气如虹	陈 森(106)

幸 福

記一百一十九岁老艺人王維林会见毛主席

安 波

—

幸福，这的确是古往今来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詞儿。世間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与性格的人，莫不对它有好感，追求它，为得到它而欢歌，为失去它而难过……

帝国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也講“幸福”，也追求它。但是，我們很清楚：同一个“幸福”的詞儿，它对不同的阶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和体会。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所追求的“幸福”，远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幸福！他們把建立在亿万人民痛苦基础上的享乐叫做“幸福”。而我們世界一切物質文明的創造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追求的幸福，却是比他們不知高多少万倍！如果把我們的幸福比做高山峻岭，那他們的所謂幸福也絕不是土丘、小坡，只不过是粪堆、膿泡而已。

难道这样說是过甚其詞么？不信，請看这位一百一十九岁的老艺人会見毛主席的故事。

二

王維林老先生生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屬虎的，河北霸县人。他经历了清朝的 道光、咸丰、同治、光緒、宣統等年号；以后是旧中国，还夹一个伪滿，真是飽經滄桑，备尝忧患。最后他看到解放，一直活到今天——新中国，毛澤东时代。

王老先生在七岁时因为家貧，衣食无着，被父母送到了保定府的“老三庆和”戏班学戏。那时京戏还未形成，他学的是河北梆子武生。学戏时挨打受气自不必說，到十一岁出科了，倒也曾經轟动一时，被称为“十一紅”。那时他进过京城，到过上海，游过黄鹤楼，走过汴梁府。《武松打店》《伍子胥逃江》《麟童山》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但是到了十九岁时候，他的嗓子“倒嗆”了，他的师傅再也不讓他唱戏，以后就改为打鑼。他对于这一新业务又发生了兴趣。由于他不断地刻苦钻研，不久成績卓异，因此“十一紅”的綽号就被“王大鑼”所代替了。

王老先生十六岁娶了亲，但在十八岁时就經受了丧偶的不幸。从此，他孑然一身，飄零四海，他的鑼声从黄河敲到长江，又从关內敲到关外，最后流落到了沈阳。

王老在旧社会里頗懂得洁身自爱，他不吸烟，不喝酒，从来沒有胡作非为过。他的劳动所得除了解决自己的吃穿之

外，不是支援了落魄的艺人，就是救济了无告的穷人。

但是象这样的一位善良有技艺的老艺人，在旧社会的遭遇是怎样的呢？

“唉！说起旧社会，那还能提么！”老先生老眼潮湿，感慨万千地说：

“有钱有势的，哪还把咱唱戏的看成是人来！是‘下九流’！要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接着，老人就会告诉你一系列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比如，见了小小的县官也要把膝盖当脚走；种地的没吃粮，织布的没衣裳，打鱼的没腥吃，盖楼的住草堂；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定要走进来，准是棍棒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横行霸道，似鬼非人；当然，老人最难忍的还是有钱有势的对艺人们的侮辱，当他在九十多高龄的时候，竟还挨过伪满特务的毒打……的确，旧社会里，他老人家不知道忍受了多少不能忍受的气，常常把对敌人的愤慨、咒骂压在心底，或者只在极少数的亲朋中发泄几句。

“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讲公道的世界呢？我盼哪！”

老人家日盼夜盼，终于在过了百岁以后盼来了新中国。从此以后，王老先生就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不断照顾。

受人照顾，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却是不好受的，“我不能帮助国家，还要给国家添麻烦！”这是老人家心里的语言，而从他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却是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劳动——打锣，并且不断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在三反、五反、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历次运动中，老人家都站在前头，同人

民的敌人、同危害人民利益的人作斗争。

生命，只有当这个人感到社会对他的需要、他对于社会有义务的时候，才有意义。王老从解放后的生活感受中、从斗争中越来越觉得生活的乐趣了。

一九五三年的一天，有一个人开玩笑地问他活多少岁，老人家干脆回答他说：“在毛主席领导的新国家里，老人越活越年轻，我要一直活下去，总有一天我要看到毛主席！”

“好啊！”

老人的话引起周围的人热烈喝采。从人群里突然走出一个人，他掏出本子和笔来：“老先生，请你再说一遍！”

三

自从那位记者写了通讯报道在报上发表了以后，不知有多少人来访问过他，问候过他，不知向他表示过多少爱护与敬重，省长、市长、区长都常常来看望他。老人家赤子一般的心得到了春风化雨般的抚育。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心花怒放了！”但是，他有一件事耿耿在怀、念念不忘，这就是：什么时候能看见领袖毛主席呀？

老人家这般心思对谁也没有讲过，他只是日里想、夜里想，一个人在琢磨。又不知经过多少日夜，办法终于被老人琢磨出来了，“对，就是这个主意！”

他偷偷地剪下了报上自己的照片和通讯，又偷偷地请邻居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毛主席。老人家不识字，他不能判

断那封信到底写得怎样，反正他心里却是明明白白的：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什么时候能够看见你呀？”

从此以后的几天里，老人的心里不能平静：一方面是盼望，盼望，强烈地盼望；但另一方面又是：“主席那么忙，能看到我的信么？能回答我一声么？”

一天，街道委员会来了一位同志。

“王老，中共中央给你来信了！”

嘿！街坊邻居一片喝采声、羡慕声，王老乐得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拍巴掌，前俯后仰。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来信转达了毛主席的关怀，要他老好好在家，保重身体，争取更加长寿。老人兴奋得睡不着觉了，究竟有什么法子才能表达他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的心意呀！

*

*

*

一九五四年，一条巨龙在呼啸蜿蜒地前奔。它穿过了雄偉傲然的长城，冷风习习的海岸，人烟繁华的城市，片片的綠野良田，终于在北京站的站台上停下来。从車上走下了一位顛巍巍但又精神矍鑠的白发老人。

老人走出了熙熙攘攘的車站，走到了巍然高聳的前門城樓之前。他坐了一輛車，徑向一个最神圣、又是最美丽的地方駛去。

老人走进了一座朱漆翠雕的大門，又在一个清波漣漪的湖边、一条鮮花夹道的坦徑中向前走。

老人终于走进了一座会客厅。

老人剛跨進門檻，一位世界最偉大的人，億萬人民日日夜夜懷想和敬仰、把一切願望都交付給他的人，立即站起來了。

“哎呀，你老來了，快坐吧！”

但是老人並沒有坐下，主席與其他三位首長也全都沒有坐下。老人家真是後悔：為什麼那時不立即坐下來呢！

話都是站着說的。

什麼是最甜的撫慰，最高的獎賞，最大的榮幸，過了一百年孤苦伶仃生活的王老人這一次全都感到了！顯然他的心在跳動，但，什麼語言能夠描述他這種跳動！王老說不出來，誰也說不出來。

“送你到敬老院怎樣？”主席親切地問他。

“不，當我自己還能勞動的時候，為什麼要進敬老院呢！我要把省下的錢用來幫助國家修鐵路，好早一點解放台灣！”

主席十分高興地點了頭，並從抽屜里找出一件最珍貴的禮物。

“留作紀念吧！”說着拔出筆來在上面寫了三個金光燦爛的字：

毛 澤 東

老人恭恭敬敬地雙手接過來。

他的心跳動得越發劇烈了。

四

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沈阳，有一間最普通的住宅，在那里突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輝。

多少街坊邻里来观光，来瞻仰挂在王老墙上的这张最神圣的照片，满屋子挤满了人。接着街道委员会也来了人，劝他退休，但王老却坚持了自己向主席所说的愿望。从此，他的锣打得越发响亮了，整整又打了三年，完成了一百一十一年的工龄。

人人都认为王老心满意足了。的确，他真该心满意足了。但是王老真的没有更高的愿望了么？不，没有愿望怎样活着！王老是有更高的愿望的。

这就是：什么时候能再看见一次给了他长寿和最大幸福感的、最敬爱的人呀？

一次，他竟然看见了他最敬爱的人正在拿着铁锹与成千上万的“民人”在一起劳动，老人禁不住喊出声来：

“主席呀，主席！”

但是他的话尚未完全脱口，便意识到了周围全是观众，可是感动的电流立刻通过了他的全身，促使他流下了既动心而又欢喜的眼泪：“怎么能讓主席老人家劳动呢？”“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最高领袖能和千万‘民人’在一起劳动呀？”

老人自从看了这场电影以后，日思夜想，他的更高愿望也更加强烈了。

*

*

*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王維林老先生的更高的願望和理想又一次實現了！欢呼吧，王老！欢呼吧，全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毛澤东的时代里，我們一切合理和善良的願望，都有可能变成现实。

一百一十九岁的老艺人王維林同两千多位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們一起，又一次会見了我們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

两千顆飞騰的心、四千只不能自主的敲拍的手掌、几万声“万岁！万岁！”的震天欢呼，迎接了我們領袖的来临。

領袖以最亲切的笑容和頻頻的招手向大家走近。

过来了，过来了！領袖越走越向代表們走近，越向王維林走近。

“主席呀，主席！”

在春雷震耳、山呼海嘯声中，主席的目光开始投向了王維林。老人从人群里冲出来，向領袖的身上扑过去。

“主席呀，主席！”

主席的双手拉着老人的双手，搖晃着、搖晃着。

主席笑容滿面，低头向老人說了几句什么，老人也仰头向主席說了几声什么。老人用手摸摸自己的心胸，然后又去摸摸主席。

“主席呀，主席！”

五

老人回到了旅館以后，比往常更年輕了，眉也开了，眼

也笑了，时而拍起巴掌，时而捋起胡须。入夜，尽管医生给他服了镇静剂，但老人仍然迟迟不能入睡。

老人想了些什么呢？是想起沈阳解放，苦尽甘来的一天，还是想起“老少赛龙舟，旗开得胜”得意的一日？是想起老省长来访，促膝谈心的乐趣，还是想起好街坊给他送米送柴的情谊？是想起同业们的亲切关怀，还是想到了新一代的百花盛开？……

次晨，老人只用了一句话，总结了他一夜汹涌的思潮：

“同志，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怎能有今天哪！你们怎能有今天哪！”

*

*

*

幸福，这确是一个古往今来最有吸引力的词儿，但是，什么人能真正懂得幸福，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老艺人王维林会见毛主席的故事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上海行

安 波

民航机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空飞行。茫茫的云海有着莫测的变幻：一会儿好象千万朵大白莲花在清彻晶莹的海洋里竞开，一会儿又如滚滚腾腾的大绵羊群在碧绿无垠的草原上游动。天空，多么诱人富于遐想啊！但仔细分析，不论想得多么玄虚，却总与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看！眼前就是泰山。”女乘务员低头向乘客们介绍。

果然不久，五岳之长驯顺地从机旁展现出自己的面影。看，那不是“日观峰”？那不是“三十三层天”“南天门”？我依然记得三十年前曾游历过的“孔子小天下处”，而今它何处去了？不过是匍匐在大地之上再也不能引起飞机上人们的注意罢了。

我们的祖先曾有多少人向往过高空啊！压迫者做过无数的神仙梦，被压迫者也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寄托于“天国”，然而他们在一百年前谁也没有上来。还是将近千年前的诗人苏东坡在这一问题上有所觉悟。如：

明月几时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

（《水調歌头》）

真正上了天的是我們現代人，而且加加林、季托夫竟然破天荒地进入了宇宙空間。他們自然是最有幸福感的。即使是我們普通的民航旅客，又何尝沒有幸福感呢！

然而，真正的幸福感却不是产生在天上，而是在人間，人間！

*

*

*

飞机在著名的龙华机場落下来。我与王、李二同志提着行李，走出仓門，在平坦光洁的机場上边走边看：人們是陌生的，而面容却是亲切的。我們緩步走进候机室，女服务員急忙前来招呼我們，問我們向何处去，有无車輛。我們正要回答时，已有两位热情的朋友亲自開車来接我們了。

車在一条条僻靜的、繁华的街上行駛。我留心地从車窗向外观察行人：男、女、老、少，他們全是衣着朴素、神态恬然，往来井然有序。他們与馬路旁成排的綠树、淨窗明壁的座座楼房，构成一幅非常匀称而美丽的街景。

“这是上海么？”我不禁第一次地对自己发出了这样奇怪的問題，同时脑海立即浮現出二十五年前的情景：

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滿二十岁的青年，第一次孤身从北方来到了大上海的街上。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一片吵吵嚷嚷，到处你挤我闖，这里有人在打架，那边有人在斗毆。成群的叫化子跟在一个“洋大人”的身后，突然后者的司提克一掄，前者又紛紛散去。我上了电車，但因一派乡下气，几次被推了下来。我怀着鉛样的心在大街上徜徉：我走进了游艺場，險些儿被恶棍們拉走，我走进一家旅館，那里又是賭博淫蕩之窟。唉，我往哪里去呢？我从租界穿过鉄柵門走进了南市，又从南市走回来。然而鉄柵門閉了，橫眉豎目的外国警察正在搜查每一个行人……“唉，我往哪里去呢？”

“还是到这里来吧！”

車嘎然而止。同行的朋友欢笑地回答了我的独語，这时我才从梦境中醒来。

“同志，你到了××飯店。”一位白衣服务員从一座高楼的大門石阶上走下来，滿面笑容地迎接了我們。

*

*

*

这次只能在上海逗留两日，日程如何安排呢？除了工作而外，我們只能选择最必要而又最饒有兴趣的地方一游。

首先是去逛百貨商店。我們要买的东西并不多，而想看的東西倒不少。我們串了这家串那家，逛了这店逛那店。看到的貨色是多样的，而看到的风尚却是統一的：售貨員們个个和顏悅色，礼貌甚周。“百拿不厌，百問不煩”的口号，

他們不是写在紙上，而是写在行动上。我們走进一家古旧书店，四壁书架上的图书供你自由翻閱与選購，不選購的也絕沒有人来劝止。我立刻呼吸到一种气息：信任、感謝与友誼。

接着我們去游了“城隍庙”，这也許是我国最大的摊販市場。到了这里几乎可以无遺漏地喚起你对于日常生活需要的記憶：瓶子塞、螺絲釘、夹肉刺的小鉗子、卷燙发的竹夹子、衣服架、袜模子、倒醬醋用的漏斗……只要你到了这里，掉了一个紐扣可以有人給你縫上去，坏了一个衣領可以找人給你补起来。旧的可以翻新，破的可以还原。只要你需要的，市場都早已想到，而市場所想到的却常常出于你的意料。……这样的市場又怎能不引起顧客們的興趣呢？

夜間，我們走进了著名的游艺場“大世界”，这里是真正的百花园！从南方到北方的著名剧种几乎应有尽有（共有二十种左右）。观众只消买一張票，便可选看任何一場戏，看到一天开放的任何时候。这难怪假期中的工人同志与市郊来的农民弟兄，不論进門或出門，都要在“哈哈鏡”前嘿嘿地笑上几声了。

我們回到了旅館，甫进房門，服务員同志就端上一杯香噴噴的热茶。“还有什么需要么？”沒有，那么“晚安吧，同志！”

“这是上海么？”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又涌現出这个奇怪的問題。

*

*

*

次晨，房門响，走进一位上海的主人，我們的客人。他，矮小身材，穿一身粗藍布制服，两个膝盖处有着说不出的补綴，一双皮鞋的尖头早已磨成了白色。他操着一口上海話，喜悅地光临到我的面前。

“这是誰呢？”我的同行旅伴进屋后也許在想。“还是讓我介紹一下吧：这是全国聞名的××工厂的厂长。他是解放前的工人，解放后曾到兄弟国家帮助过工作的专家。”

这一天，我們就在这位厂长同志的陪同下游玩了公园。下午五时許，我們又决心到上海新建設的市区——閔行去。

这里离市中心約有一百华里。我們的“向导”与“司机”虽然都是“老上海”，但对路途也不太熟悉。汽車穿过了大街，又走进了小巷，我們不得不边走边問。每逢車停下来，有时是警察同志主动地走过来，對我們亲切地指点路向；有时是我們向居民或路人走过去，听他們和藹而詳尽的回答。而無論哪一次，我們从未失望过。

約晚八时許，我們才到达了目的地。我們的車并未駛进那条新建的繁华大街，而一直开进了一所工厂。下車后，我們即步入了一所气氛热烈的礼堂。台下的男女工友正在观看沈阳杂技团的表演。台下无虛席，我們被邀到台上的一角去坐。这时，一位穿藍布工服的工友不时地為我們倒茶。我目不暇接，既爱看台上的精采表演，又爱看台下的欢乐笑容，几乎沒有任何机会与这位工友攀談。直到散場以后，我正在想：“这位是誰呢？”另外的同志急忙向我介紹：“这位就是本厂解放前的工人，現在的党委書記。”

我紧紧地拉住他的手。同时脑里又涌现出那个奇怪的问题：“这是上海么？”

不过迄今，我的问题是答定了：“对，这才是上海！”

*

*

*

又是一个夜间，我与那位亲爱的厂长躺在并排的床上。月色轻轻地从窗帘缝里透过来，静听着我们无休止的话语：别情、离意，彼此的工作、学习，家庭、子女，……谈来谈去又落到了“上海”的主题。

对方是谦逊的，尽管这样，也丰富了我两日来的见闻：

“今年上海的春节过得很好：政府一面研究市场的供应，一面又安排了群众的文娱生活。七百万人，除了在本市一切游艺场所安排了活动之外，又广泛组织了到外地旅行。对去旅行的地方，旅行社又具体地安排了食宿。

“今天上海的报纸、广播，都非常注意对群众的生活指导。如夏天来了，就宣传如何注意饮食卫生，如何注意保存衣服。枇杷果上市了，就宣传它的核仁不能吃；穿人造丝的人多了，就介绍这种衣服如何洗，得用什么样的肥皂……

“今天上海工厂非常注意调查消费者的需要。如生产印花布的厂子，不仅调查了上海妇女对花色的爱好，也调查了山东、东北妇女对花色的爱好；如制造理发工具的厂子，为了使所用钢材的软硬适度，充分调查了理发员的意见；如皮鞋店，当发现顾客们的脚有特殊之处，绝不勉强把成品卖给你，而希望你定做一双；如好的旅社的服务员，客人一到，即调查你的喝茶习惯，总使它浓淡相宜，茶味可口。……

“今天的上海非常注意节约。如全市有名的裁缝师曾经开过会，研究做衣服如何省布。现在一件衣服可节省下二寸布，而式样却较以前更为大方、美观。又如很多商店兼做起修理业来，卖什么就修理什么……

“今天上海的食物供应又非常注意方便群众。如每天服务点都把青菜运到里弄里去卖……

“今天上海……”

我仿佛喝了几杯葡萄酒，在甜美中逐渐失去了记忆……

忽听有人突突地敲门。待我擦拭惺忪的双目之后，又是那位亲切和蔼的服务员同志走进来：

“同志，该起床了！半小时后请到楼上用早点，六时半出发。”

*

*

在龙华机场的候机室，我买了一份报纸。上面最醒目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儿童所喜爱的文学读物的调查。

不久，民航机又升入了空中。我从舷窗里望出去，黄浦江畔的摩天楼正在逐渐消失，我贪婪地看了它几眼。啊，上海，繁华的上海，人民的上海，二十、几十年前我梦寐以求的上海，别了！但我希望有机会再来。

半日后，飞机又飞过泰山之巅。但此时我再也沒注意什么“日观峰”“南天门”“三十三层天”了；我所想的是：

“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何等光辉而神圣的字眼！就是它，才是社会主义的真谛，才是人间真正幸福的泉源。上海的工作人员与人民深刻懂得了这一点，就出

現了上海的新風尚。當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工作人員與人民深刻懂得了這一點時，又怎能不出現新風尚呢？當全國的人民都深刻地領會到這一點時，又何處不是這種新風尚呢？

頭上的氣筒忽然透進來一股涼風，我打了一個寒噤，但卻由此得來了如下的詩句：

飛上玄穹快加衫，
天風颯颯不勝寒。
雲端漫撒意千縷，
胸底自沉情萬船。
始信嫦娥悔奔月，
深知牛女夢思凡。
問君飛落欲何處？
六億舜堯望“天安”！

一九六一年八月

詩与友情千古垂

悼怀越中友协故会长裴杞先生

安 波

—

我离开越南将近三年了，而每天讀报的时候，总要翻到国际版，看看有无来自那里的消息。有則一字不漏地讀下去，沒有則感到缺了点什么。不仅如此，每逢良辰美景，我常常联想到越南，每遇故旧知交，也常常联想到越南。有时我也曾望着悠悠南飞的浮云、大雁而深思，或面对浩浩南流的江波、海浪而神往。越南哪，我虽然在那儿只住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光，但却对它有了故乡般的感情，甚至比对我的久别的故乡还要情牵、意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举凡到过越南的同志都会知道：越南真是詩之国、花之国呀！

但是，真正令人神牵、意挂的却不在那些山川美景；而是因为那里有着兄弟般的、与我国人民一样勤劳、勇敢的人民，是因为那里有那么多的一与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的好

同志，是因为那里有极深厚、极诚挚的友谊。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亲切的面孔、和蔼的笑容、紧紧的握手与拥抱。我忘不了那些慈祥的、叔伯般的老人，那些活泼的、兄弟姐妹般的青年，那些动人的诗文，那些感人肺腑的语言……

但在不论哪一次的回忆中，我都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位长者、一位先生、一位大诗人与著名的汉学家，雍容修髯、热于衷而静于外的老人——越中友好协会的前会长裴杞先生。

仔细想来这是不足怪的。因为虽然我从理性上早就认识了中越友谊的历史渊源，但是从感性上说来，还是裴杞先生第一次与我同舟进入了中越友谊的海洋。

二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冬季，在北京。

一天，我受到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委托，去陪同来自越南的三位贵宾去参观，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旅馆。

根据别的同志介绍：越中友协裴会长此次到京是专为陪同中国访越艺术团回国的。因为艺术团在越南完成自己任务的时候，遭遇了很大的不幸，台风卷走了六七名同志的生命。这曾经引起了从胡主席到每一越南人民的深切哀悼。裴会长等到中国来每当提起此事便悲戚不胜，加以气候不适，裴会长到京后即患病了。对外文协领导同志的意思是：不要对客人提这件事，而且应该让老先生多休养，要参观只陪另外两位客人去。然而待我见到客人说明要参观的对象是京郊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老先生却坚持要去。他說：

“中国的今天就是越南的明天，越南将来也要办合作社，我應該去学习学习。”

我們一同到了农村，老先生虽然抱病前来，但却精神矍鑠，見了什么都感到新鮮有趣。我們參觀了驢馬大院、办公室、谷場、住宅，最后走到了一所小学校。老先生見到那些戴着紅領巾、純朴而活潑的小学生，不禁喜逐顏开，立即亲切和藹地問他們：

“你們知道中国的南邻有哪一个兄弟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學生們异口同声地回答。

“越南人民的領袖是誰？”

“胡志明主席！”

老先生嘿嘿地笑了。他笑得同孩子們一样天真而純美。据說这是老先生到中国来第一次的笑声。

可以想到：中国訪越艺术团几位同志的牺牲，在老先生的心灵中曾經引起了多么大的震动，中国主人們为了減輕他的悲哀，曾經想过很多办法，但最好的方法这一次才找到了。这就是：以更深更强的友誼信念来压倒因为高度友情所感到的遺憾。老先生从小学生們的回答与笑声中可以感到：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誼将百世不衰，万古长存！作为越中友协的第一任会长，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引起他的愉快呢！

从这一天起，我便对裴老先生大大增加了崇敬之情。之后，对外文协决定由我、一位大夫与另一位翻譯同志陪同裴

老先生等三位客人訪問中国南方。

我們先到了南京。老先生抱病游覽了中山陵与明孝陵。此后因怕风吹，大夫不讓出去，但每次大家参观回来都要向他报告所看到的一切。他說：“通过想象，我比看到的还要美。”老先生虽然病魔纏身，但詩情画意却沒有一点减退，他不是与別人論文，就是自己吟詩。他对于毛主席的《咏雪》一詞贊叹不已，躺在病床上也反复吟誦。在上海，我們参观了魯迅的故居，抄回几首詩来，他如获至宝，欣賞不置。在南京，他发三十八度多的高燒，但仍然写了如下的两首詩：

孙中山陵

——因見墓門題：民族、民权、民生有感

前三民与后三民，联共联俄說已新，
可怪蔣徒称弟子，叛民还是叛师人。

明孝陵

岁月崢嶸石象头，无情长对明石丘，
称雄一世今安在？惟有人民土地留。

在杭州，老先生游覽了一天湖景，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民族英雄岳飞的坟墓以及那里許多的題詩。同时，他想起了越南偉大民族詩人阮攸游西湖时的諸多詩文。

在由杭州南下的火車上，老先生念念不忘广州。因为那

里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也是越南革命者的第二故乡。四十年前裴老曾經去过，他在車上写了这样几首诗给我看：

广 州

四十年前忆旧游，无穷同昨思悠悠。
斗争只有全民胜，封建終无寸土留。
沙面回春花鳥笑，珠江作画水天浮。
工农力量方雄起，第一南州胜利收。

老先生不論想到什么地方，总要想到那里的革命英雄。他还写了这样两首：

黃花崗

黃花崗头烈士碑，风摧雨撼不推移，
何来浩气非天賦，正是阶级斗争时。

越南烈士范鴻泰墓

决計誅仇不計生，海天震动敌人惊。
英风吹入珠江水，长与人間洗不平！

这是非常动人的诗！充分表现了革命烈士們的壮志豪情，我深深为这些诗句所感动。

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南宁。这时已届年終，南宁市气候如

春，各色鮮花盛開。裴老到此病也基本痊癒了，他同主人們一起遊覽了市容、公園、農村與文物古迹，這是他此次到中國後興致最高的時候。他在許多場合都曾寫了詩，以表達中越人民的友誼與他對主人的感謝。

火車終於向睦南關進發了。我們賓主雙方在這一路上幾乎很少說話，有時只是彼此望望，心領意會，惜別惆悵的情緒統治了一切。過了一個時辰，老先生從日記本上撕下一頁給我，我接過一看：

車行縮地飛，別緒亂如絲，
南北情無限，惆悵不成詩。

為了安慰老先生，我也寫了幾句：

中越昆仲誼，心頭系千絲。
惟因情無限，終有重逢時。

一九五五年的最後一天，當晨曦從東天出現的時候，車已到凭祥車站停下來（這是國際列車最後換車的地方）。我陪同客人到車站接待室用早點，但大家都只喝了几口飲料，誰也沒有用什麼點心。接着我們又去登車。但這一次與這一個月的每一次都不同。裴老與另外兩位客人站在車門口，而我們三位中國同志却在站台上站着不動。

六個人的眼睛默默相對。先是大家盡量保持着笑容，但是不久我們的女大夫唏噓出聲了，我的眼睛也立即垂下了一

层水帘。从水帘中我看见老先生的双肩在耸动，他的瘦削的双颊上滚下了两行晶莹的水珠。

汽笛响了，老先生招手要我走过去。我急步向前，把我一夜吟成的六首七律勇敢地递给他，而几乎同时地从他手里接过一封贴得严严的信。接着，火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去。

“再见！”

“兆，同志！”①

在归途的火车上我打开信封一看，原来老先生也是一夜未眠，为我写了一首十六行的长诗。其中最后的两句是：

聚首不久聚心久，
北南不隔如一家。

我面对这首长诗，心头一阵热起来，思绪象海潮般地汹涌：举世皆知中越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但局外人又怎能知道我们之间有这样的深情厚谊！裴翁啊，你完成了此行的光荣使命！

三

从欢聚到别离，又从别离到欢聚，大概也是生活中的邇

① 这是越南的问候语，适用于见面与离别时。

輯。一九五六年六月五日，我竟然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聘請，与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到了越南人民美丽的首都——河內。

見到每一位熟悉的越南同志与認識任何一位新朋友都是一件喜事，我如何能不去拜望渴念已久的裴老先生呢！到了河內的第二天，我便給裴老去了一封信，报告他我真来了。

次日，我便与其他两位中国同志接到了裴会长的邀請，我們在河內一家著名的飯店里重逢了。

何等的高兴，何等的欢欣！我感到了“他乡遇故知”的幸福。这时裴老先生的身体健康多了，他談吐风生，眉开眼笑，显然他也为我的突然到来而欢喜。在这次宴席上我們又見到了陈輝燎、楊梅生二位越中友协的副会长，他們都是越南有名的学者，待我們十分亲切。席間我曾談到裴老的詩，二位副会长介紹，他写得越发多了。

过了不几天，裴老約我到他的府上去。老夫人亲手为我做了越南的飯菜、糕点，备下了各种鮮果，老先生为我泡了最濃的香茶，我們边飲边談，足有半天。

老先生为我們介紹了越南民族詩歌发展的历史，使我第一次認識了女詩人段氏点与阮攸在越南詩歌史中的崇高地位；裴老又为我介紹了越南文字发展的源流，它的声調、文法結構等等，所有这些知識对于我在那里工作都是首先需要知道的。

我們又談到了中文。老先生对中文的修养其实远远超过

了我这个中国人，然而老先生非常谦虚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多多帮助我了解中文，特别是现代中文。”

我从心里感到在越南得到这样一位博学的老师是多么欣幸，而裴老也可能以得到我这样一位中国朋友为喜，总之，我们忘年的友情更深入了一步。

两周后，我接到裴老寄给我三首诗。其中一首是：

推窗挂镜读君诗，深忆凭祥相别时，
偶尔并非萍水客，两周已胜十年知。

通过这三首诗，我才知道了裴老虽已届六十七岁的高龄，又担任了很多重要工作，而革命热情却越来越旺。他毕竟实现了自己在北京时所流露过的愿望，深入农村参加了三个月的土改斗争。我极为感动，也步和原韵写了三首寄回去。

从此，我们的来往更频繁了。几乎每到星期日裴老都要找我去谈心。裴夫人总是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亲自做这做那，有如对待自己的亲人。而我每次都感到象回到自己的家庭一样，两位老人则有如自己的老人。

我从老先生那里学到很多越南历史的知識，越南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識，地理、风俗人情方面的知識。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老先生又一次下乡了（这时越南土改已经完成），他从农村寄给我如下的一首诗：

訪第三联区各地方有感

人民长保此江山，劳苦危难亦等閑。
封建终于消灭尽，农民还与耒耜安。
殖民已去和平現，解放才过建設难。
确定年来真認識，人生觀是革命觀。

从这首詩可以看到裴老前进不息的精神。他不断地从群众中、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人生觀，这不能不令人感佩！另外，他为越中友誼写的詩也更多了。比如他接到广西一位同志的来詩后，回复了这样一首詩：

南宁凭眺几多时，每欲相逢話我思。
树得云留如意画，笔无墨写是心詩。
芝兰結友清香远，松柏凌寒老岁知。
我輩神交形益健，相逢樽酒岂无期。

又如中国評剧团訪越，裴老不仅亲出招待，而且在看过該团所演的《白蛇傳》的当夜，就写了这样一首贊揚的詩：

新出陈中艺术奇，是人还是物是耶非？
月明湖上团圆夜，叶落桥边怨恨时。
世上有情成眷属，山中无味假慈悲。
一声霹靂雷峰散，歌舞余香滿座飞！

裴老为什么能写出如许优美的歌颂越中友谊的诗章？这是与他崇高的愿望分不开的。一天，他领我去看了越中友协客厅里嵌入墙中的一面石碑，上面刻着金字：

願中越兄弟友誼世代地巩固发展下去！

周恩来

“这就是我最高的愿望！”裴老指着石碑对我说。

为达到这一崇高的愿望，他老人家一直想为越中友谊作出更多的贡献来。一次，我提到了阮攸的伟大史诗《翠翹傳》如果有中文译本就好了（因为它已有了八种外文译本，而那时尚无中文本，有很多中越朋友想译此诗，又为古越文、汉文的程度所限。而裴老则二者兼而有之，他是此诗越文的注释者）。裴老当时兴奋地点了点头，而当我直截了当地提到只有老先生当此巨任最合适时，他却极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水平尚低，且以工程浩大，还需慎重地考虑。

但过了两天以后，我接到了老先生的来信，他写着：“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遵囑翻译此书。”

这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待我再去看裴老时，他竟然拿出他的一篇试译稿了。

诗译得真好！几乎看不出译作的痕迹。老先生为了忠实地传达原诗的风格与神韵，他苦心孤诣地采用了中国古风的形式，而在语言上又尽量照顾到现代读者。在音韵、节奏、用字、选词等各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

老先生为我講解原文，并与我进行逐字的推敲。

从此以后，裴老即把这一工作当成了最重要的工作。几天后，我再去看老先生，他竟然病倒在床了。据老夫人講：几天来他为譯此詩总是深夜不眠，显然心血耗費得很多了。

我因此感到了歉疚，不該以此建議損害老先生的健康。經我一再劝慰，老先生才答应以后不再熬夜。

以后，我不再向裴老提譯詩之事了，但他每次見面都要告訴我又譯了几行。有时坚持与我共同研究。

一九五七年七月的最后几天，是我最矛盾的日子。一方面我为即将回到自己的祖国而欢欣，另一方面又为即将別离可爱的友国而难过。那时每一天我都在經受感情上的磨礪：有多少亲密的同志与我共同體驗着离情，又有多少知心的朋友与我共同度着說不出話来的沉默。

怎么能去給裴老告別呢？又怎能不去給裴老告別呢？毕竟我是去了。

第一次恰巧裴老不在，我正以为可以逃脫的时候，第二次裴老又来招呼我了。

裴夫人宰了一只鷄，做出各种各样的佳肴，我吃不下，又要努力去吃，我不想笑，但又要尽量保持着笑容。

我願他們二老一点不感到离别的苦味，我說我还要在此呆好多天呢，虽然这已是离别的前夕。

次日，在我登上国际列車的前刻，在与数不清的越南同志拥抱哽咽之际，我頓然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交給与我共事

一年的翻譯同志：

“請千萬費心，親愛的同志，把它送給裴會長。”

四

不久，我在北京接到来自越南的一封信：

“親愛的同志：接讀來書，少解思慕。惟以不能親到車站與同志行前一握手深以為憾，我們心投意合，超出尋常。怕會合難、別離更難，能無耿耿乎。翻譯工作正在連續進行，惟能力有限，欲速不達，恐心病再發，又須維養也。雖然，決不負同志之希望，譯本將接續寄來，懇求斧正……裴杞敬上。”

三個月後，我又接到一封：

“……月十一日，丁西林先生自高棉回國，經過河內，我幸見于嘉林機場，依依風度，默默心情，令人有分手不能之感；想年來同志與我聚首之緣，留戀更何如也。我近來翻譯工作正在進行，惟日見衰老，有遲遲可能，徒勞同志盼望耳！……附寄拙作，敬贈羅貴波先生回國呈正如后：

你同我們同甘苦好多久，

你是越南長期的抗戰友，

你是越南和平建設的見證人，

你是中華好弟兄，

社會主義國際精神的化身。

唇齒般的友誼，

天海般的情義。

唇齿何能离，
天海何能移，
越中两国世代相支持！
我們相处整八年，
亲爱情义两地牵，
今日面别非心别，
友好精神长綿綿！”

裴老用中国語体文写詩大概这还是第一次。从裴老学习中国語体文一事，可以看出他以什么样的精神来对待越中友誼！

过了不到十天，我又接到一封内容与此大同小异的信，显然这是老先生为了怕遺失另外寄出的一封。

一九五八年四月，我忽然接到裴老从我国广州的来信，我为裴老又一次訪問中国感到高兴。拆开一看，才知道裴老又一次享受了中越深厚的友情：越南烈士范鴻泰墓由中国人民政府重新修葺了，裴老此行就是代表越南人民来参加烈士墓落成典礼的。

“英风吹入珠江水，长与人間洗不平！”

这是一九五五年老先生写的詩句，我边讀边想：裴老也許在这封信中要繼續告訴我新的詩章；但下面他所写的却是：

“……近来参加了扫盲与抗旱工作。日日往来村野間，甚有兴趣。虽体力与精神俱感不足，但一日殘力尚存，得一服务也。虽然社会工作太多，但《翠翹傳》譯作仍在进行。……过

衡阳。回忆一九五五年冬，我們曾聚首于此。古詩云：‘重来此地长留恋，留恋依稀是故人。’能不令人吟乎？书不尽言。”

这是一封情意誠摯令人銘感的信！我一面为他的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而欢呼，一面又以他来到中国而我們竟不得相見为憾。哪知过了一年多，在去年終我接到一封更令我遺憾的信。原来裴老从越南写信告訴我他参加了我国十周年大庆的經過，并寄来如下的一首长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

东方紅。紅軍雄，
帝国封建一扫空，
五大运动，三改造，
和平建設力量充。
人民公社罗列星，
市鎮林立矗烟囱，
淮河黄河水馴服，
土洋鋼炉火熊熊！
生产生活同促进，
人人学习年年丰，
第一計劃已实现，
第二計劃又成功。
千年偉大的古国，
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偉业，
只在短短的十年时光中。

这是中共领导最英明，
这是六亿人民创奇功。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无比威力，谁能争其锋！
越中比邻如唇齿，
“鎖”改作“睦”大关通。
十年建设大胜利，
鼓舞了我越无数工和农。
经济建设及文化，
中国援助本至公。
光明前途跃步进，
携手同行感五衷！
五星红旗招摇处，
风惹花香过耳浓，
越中中越深挚谊，
有非笔楮能形容。
十年伟业齐声祝，
满地红花处处同！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作为一位外国朋友，竟用我国的文字写出如此热情的诗篇来歌颂我国国庆，这如何能不令我感动！我反复想过：绝不应当再用一封普通的信件来回敬裴老，我也应当写一首长诗来表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他老感谢的情怀。但是因为自

己的水平及其他原因，我的詩怎么也写不滿意。

过了两个月，老先生又来一信要求我速复，并告《翠翹傳》已經全部譯好，只需再加整理，即可寄来。我喜愧交加。不久，我国周恩来总理带着我国全民的情意又一次訪問越南。我从《人民日报》上讀到了《欢乐的河內》的通訊。

我如同每一位中国公民一样，讀到这样的通訊感到难禁的欢乐；但当讀这样一段，我却不免有些心跳了：

……正在臥病中的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裴杞老先生用中文写的热情洋溢的詩句，充分表达了越南人民的心意。他写道：

五星紅旗飞太空，和平使者乘东风，
曾过緬、印、尼三国，和平解决皆收功。
和平使者訪我越，全国欢迎和喜悅，
感謝无私援助情，我越正在当建設。
越中友誼如海天，高深永远寿綿綿，
愿上友好一杯酒，回忆联欢四年前。

我为这首詩的感情所激动，但更主要的是我为“正在臥病中”几个字而心悸。老先生已經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而且从我認識他的时候起，便常为病魔所折磨，这如何能不令人挂念呢！这次我却沒有了任何顧虑，立即捉笔疾书，很快地把信寄出去，并希望从不久的复信中能知道裴老的病情及需要一些什么我国产的葯物。

一天、两天、三天……我盼到第十天，心想这封信也許已达到了裴老的眼前了；哪知就在此时，我从《人民日报》上讀到这样令人震駭的消息：

据新华社訊：越南祖国战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員、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的汉学家裴杞先生，不幸于五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在河內越苏友誼医院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啊，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好象一具鉄錘重重地敲上了我的脑髓。我感到面前一陣昏暗，接着，酸痛侵襲了我的全身。……

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呀？敬爱的裴老！

原諒我吧，裴老！我的信回得太晚了！

.....

五

世間有各种各样的人，从事着各种各样的事业，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輕于鴻毛；有的貴若金玉，有的賤如尘土；有的高薄云天，有的卑逾沟壑。这一切的分別只在于他对劳动人民做了些什么。

裴杞老先生为什么会引起我們如此崇敬之情？

我不太熟悉裴老先生一生的历史及其在各方面的貢獻，但我从認識他的时候起，就发现了这样一点：他是以一顆极其真誠与热烈的心在从事着一种崇高的事业。試想：当今天下有

什么事能比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更重要？又有什么能比维护国际劳动人民的团结更可贵？有什么理想比共产主义更美丽？又有什么感情比几亿人民的兄弟情谊更伟大？有什么生活能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共斗争更有意义？又有什么能比挥笔题诗言人民之志、抒人民之情更为愉快而有趣？

裴杞老先生是懂得这些道理的，而且越老越懂得深刻。因此，他忠诚不渝地完成自己的事业，不计个人地去执行自己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不顾年老体衰几次前来我国、几次深入农村、几年呕心沥血翻译《翠翹傳》、年届古稀之年又孜孜不倦地学习现代中国语文，以及写出那么多热情友谊诗篇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能忘记：裴杞老先生是躺在国际友谊的医院里，写着歌颂国际友谊的诗章，在伟大的国际友谊的感情洪流中而与世长辞的。

我们仿佛看见了裴杞先生临终时的笑容：这是对两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无限爱戴的笑容，这是对中越两国七亿劳动人民无限信任的笑容，这是对万古常青的中越友谊无限赞美的笑容。

这就是裴老先生结论性的行动。那么中越两国人民将如何去评价这种行动呢？

我个人是说不好的，但我只能说，也必须说：加强中越人民友谊的事业是不朽的，裴杞先生的诗与友情也应该垂之千古！

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于沈阳

梦 过 睦 南 关

安 波

今宵，我住在北京一家旅館的一間幽雅的房間里。此时夜闌人靜，白日的炎熱已消，午夜的涼風初起，面前的窗簾正在悠然地飄拂，我順手揭開簾角一看，古老巍然的崇文樓已安詳地進入了夢鄉。這是炎夏一天內最美好的時刻呀，我不禁思緒飄搖，情緒飄搖，它宛如團團輕絮從我腦中飛脫而出。它透過窗櫺，在無限的空間里展開，在習習的涼風中飛舞了……

就是在這一家旅館里，六年前，我曾在這裡會見過一群熱情、謙虛、誠摯的客人。那是些陌生的、但又好象一直很親熱的面孔。他們和她們唱出了既有異國風采而又十分親切動人的歌聲。他們是越南歌舞團的同志們。他們是第一次訪華，而我也是第一次接觸越南同志。就從那時起，我才從心靈里懂得了中越兩國人民偉大友誼的語言。

不久，是在另一家旅館的一間幽雅的房間里，我推窗外望：安靜整潔的大街上兩排相思樹在開花。我從屋內踱上了平台。呀！一片浩瀚晶瑩的湖水在蕩漾。遠處白帆點點，近

处綠柳倒垂。这里也叫西湖，然而却是越南首都河內的西湖了！

越南真是花之国，詩之国呀！在我到后的次日，就写了这样几句：

兄弟越南国，紅旗耀金星，
花开四季采，月照万年青，
天地自俯仰，山川任纵横，
百般皆秀媚，无处不生情！

不信請你到紅河岸边去观紅潮，請你到图山^①去浴碧浪，或看看世界七景之一的海上奇峰，或到白云繚繞的三斗山上去避暑，或到福寿去听民歌，到北宁去听《官賀》^②……不論你走过何处，都会感到越南风景是无比秀美的；但最令我神牵意往的却不是这个，而是那里的人民，多么勤劳、朴素、智慧的人民哪！尤其难忘的是那些人民所給予我們的友情。

我怎能忘記这样一些情景！不論你走到街上、田野、工厂、村中，人們因为你是中国人，就会投給你愉快的微笑。

“兆，同志！”这是最普通的欢迎辞。只要略为熟悉，人們就会以热情的詩歌来款待你了。越南文艺界的同志們，也都是

① 图山——越南海濱避暑名地。

② 《官賀》——越南北宁县抒情民歌歌名。

那么谦逊、诚朴。当他们走进工农兵群众之中的时候，你再也无法辨认出来。一年多，我们不知交谈过多少心灵的言语，互表过多少共同的理想、愿望。说我们是兄弟的友谊仿佛还不够，简直是情同骨肉，胶漆相投，水乳相融！

我不论何时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周身温暖。一天，从五联区结集到北方来从剧①团的几位老艺人同志为我来送行，他们带来了一件极其郑重的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件破旧不堪并且烧焦了一块的戏衣。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他们说出的来历：

“你知道吧？同志，我国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是无法买到戏衣的，但是我们不能停止自己的战斗。我们用自己的便衣粘贴上各种彩布或色纸的条条，照样坚持了演出。一天，法帝国主义的飞机来了，我们一位同志什么也不顾，紧抱着戏衣去躲避，哪知被敌机发现，几个炸弹连续在他身边开了花。他在烟尘里滚着，突然发现戏衣着了火，他又抱起戏衣在烟尘里滚着，终于把这件戏衣保存下来。”

这里还有更难忘的：九月二日的巴亭广场，红旗招展，欢呼前进人群中的越南老大娘以及那些天真无邪的越南孩子们，站在高高的检阅台上，指挥大家唱歌，美髯慈祥的那是谁呢？

“我们的胡伯伯！”

.....

① 从剧——河内一种古老的剧种。

今宵，我怎样才能收回这团团飞腾的思绪呢？且写出以下的诗句，并切望能把它带入甜蜜的梦乡：

忆越南，
越南景色赛仙园。
六月红河观雪浪，
三冬“百草”买花鲜，
江山有情缘！

想越南，
深情哪得不神牵！
几杯香茗比鸡黍，
一件戏衣订金兰。
梦过睦南关。

記广州农民运动講習所

馬 加

在广州市中山四路，有一所古老的建筑，四周环繞着朱色的磚墙，那深深的庭院，那宮殿式屋頂，掩蔽在綠幽幽的林木中間，显得分外清靜。据說，这所建筑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作为革命的遺址，也有三十年多了。經過时代风雨的洗刷，依然巍巍挺立着，在那蒼勁的木棉树和森然的棕树下面，露出琉璃瓦的屋頂，姣黃翠綠，爍爍的閃着光輝。透过郁郁葱葱的树蔭，給人一种强烈的希望和崇高的信念，这里的天地虽小，却点燃过革命的火种，虽然是星星之火，却蔓延到中国广大的农村。

这里原先是番禺学宮，后来改成农民运动講習所校址。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在这里担任过所长，講授过中国农民問題，这里成了革命干部的搖籃，中国共产主义学校，我們的許多共产主义战士，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一提到广州农民运动講習所，誰都会想到它的偉大历史意义；可是，当时进行偉大事业的革命領袖，生活却十分朴素簡陋。講習所的办公室是由原来的大成門的走廊改建的，

垒上青磚，釘上木板，涂上白石灰粉，大大小小，間隔成四个房間。一間是值星室，里面放着长桌长凳和粗瓷茶具。一間是閱覽室，里面陈列着《农民运动》《政治周报》《向导》等当时的期刊和革命讀物。一間是教务长蕭楚女同志的办公室，里面的設備也不过是些木枱木凳，粗瓷的茶盘，古老的时鐘。患着严重肺病的蕭楚女同志，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傳統。另外一間东耳房，原来是番禺学宫的更衣室，后来就成了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出东耳房，通过一道角門，再拐过一道墙，便是教务处。这是一間狹小的屋子，青方磚鋪地，白石灰粉墙，朱紅色的木椽子，上面悬着一盞乳白色的电灯。屋外长着南方的棕树和翠竹，还有几株蜡梅。时而听到风动竹叶习习的声音，时而听到蜡梅枝头的雀噪，一声一息，都傳到东耳房来。毛主席就在这間安靜的斗室里，經過深思熟慮，迎接了大革命的风暴。

在耳房的东墙根下，放着一張普通的木床，床上一鋪草席，一个布枕头，四根竹竿挑起长方形的蚊帳。床前摆着一对湖南制的方形竹簍，竹簍里装着书籍和杂志。毛主席讀書和写作，总是坐在西墙的办公木枱前那張木椅上。木枱上放着玻璃书櫥、硯台、印色盒、白瓷茶杯和插着毛笔的笔筒。毛主席揮动这支毛笔，辛勤地編写着《农民問題丛刊》，給中国革命描繪出偉大而光明的远景。当年住过农民运动講習所的學員們都知道，东耳房的窗戶上透射出来的融融灯光，常常是彻夜不熄。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已經爬上了竹竿，麻

雀跳在蜡梅枝上噪叫，操場上响起了跑步的声音，东耳房里的主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工作。想想当时的情景，多么使我们感动。当时一星灯火，后来竟变成燎原的紅焰，并在亚洲大陆上燃燒起革命的火把。

过了大成門，紧接着就是大成殿前面的天井。在綠茵茵的草坪上，一条方磚甬路，两旁长着四株龙眼树、三棵九里香，还有几棵碩大无比的木棉树，木棉树长得魁偉高大，出类拔萃，人們都叫它做英雄树。枝叶繁密，遮掩着大成殿的琉璃瓦頂。檐下排列着八根朱色抱柱，一扇雕花木漆門。进了木漆門，可以看見地上摆得整整齐齐的一百多条长凳，講坛上立着一面黑板，墙上挂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几位偉大革命导师的画像。这里就是农民运动講習所的課堂。当时，瞿秋白、周恩来、蕭楚女、林伯渠、彭湃、邓中夏等同志都在这里講授过共产主义大綱和唯物史觀。毛主席講授的中国农民問題最能吸引听众。毛主席非常珍惜学員的时间，不管工作怎样繁忙，他上課从来不迟到，不早退，不缺課。学員們也从不错过听課的机会，課堂里經常是挤得滿滿的，凳子不够坐了，就站在磚地上，屋里容納不下了，就挤到走廊上。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講習所的这一年，发表了有名的《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它是《毛澤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决定中国革命政策綱領性的文章。第二年，毛主席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歌頌了农民革命的正义行为，批評了那些对于农民运动指手划脚的人；也反对了当时党内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毛澤东——革命的舵手，时

代的預言家，給中國革命找到一把鑰匙，從黑暗的神州大陸開辟一條光明的道路，在三十四年前已經指明了中國前進的方向。

課堂的後邊，正面崇聖殿是食堂，東側廊房是學員宿舍。宿舍里陳設着幾張兩層的架床、灰軍衣、漢陽造步槍、草鞋和掉了瓷的洗臉盆，每件東西，都能使人聯想起當時的革命幹部过着多么艱苦朴素的生活。至於食堂，裏面的陳設更是十分簡陋，不外是桌子凳子。毛主席常常坐在这里的凳子上，和學員們一起用飯。他了解學員們的起居飲食，為了照顧南方同志和北方同志的不同生活習慣，膳食分為面食和米食兩組，對於兄弟民族的習慣，更加特別照顧。在中國革命初期艱苦的年代，毛主席就這麼關心人民的生活。

在大成門東耳房的前邊，有一處月牙形的泮池，池上架起一座石拱橋，橋上筑有白石欄杆，清徹的池水，映着綠梧桐和火紅的石榴花，給人以幽靜、愉快的感覺。毛主席每當課餘會後，常常到泮池來，一邊散步，一邊和學員們談話。毛主席的腳步是那麼踏實有力，那樣從容不迫。每跨一步，彷彿跨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人們遵循着毛主席的步子走着，便走上一條寬廣的道路，走上勝利的道路。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是一九二四年開辦的，創辦人是彭湃同志。毛主席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因為革命形勢的發展，同年底便結束。當日本軍閥侵占廣州的時候，曾把它作為兵營，糟蹋得不成樣子。後來，國民黨又把它作為傷兵醫院，到處扔着葯棉花，到處散發着碘

酒气味，砍伐破坏，更不成样子。解放以后，广州才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热爱毛主席，同时也热爱毛主席住过的这所革命遗址，进行了修缮，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现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来参观：有国内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也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朋友，每一个来参观的人，都想仔细看看毛主席教导革命干部的地方，希望从这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琉璃瓦的大成殿，砖雕花窗的东耳房，月牙形的泮池，幽深的竹林，高大的英雄树，《农民问题丛刊》……每一件历史文物和书籍，都能引起我们深思，使我们得到启示，获得无穷的革命力量。

石林之歌

馬 加

到了云南的石林，不会唱歌的人也唱起贊美歌来。

这里真是天造奇观。平地起骨朵，无边无际的青石林，密密簇簇，重重迭迭，成为一片秀丽的大龙竹林子。千形万状，姿势翻新，大气磅礴，最伟大的艺术家也难塑造出这样雄偉的形象。

这里真是异境天开。石窟琳琅，千窗万户，一齐开放，打开了大自然的神秘，使人眼花繚乱。它比宫殿还要堂皇，比宝石花还要美丽，比迷宫还要神奇；說不尽的曲折奥妙，前后通連，左右逢源，一处处淨是別有洞天。如果没有向导帶路，一定会迷失路途。

我很感激石林招待所，他們給我找了一位好向导。向导叫老韓，是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年人。他披着一件毛藍制服，穿着一双麻繩草鞋，拎着一根棍子，領我看遍了石林的景致。每到一处，他总是殷勤的給我介紹它的名称、特点和来历。我們在石林丛中发现一处綠悠悠的水池，池水映着石峰的倒影，衬着茸茸的青草，碧色一片，一尘不染。他告訴我：这

里是劍峰池，过去，是撒尼族的飲水池塘。我們在石屏环繞中找到一块草坪，当中坦平寬敞，四圍长着圓叶子的苦梨树，一年开到頂的老来紅，还有海棠花和芙蓉花，形成一座天然的花坛。他告訴我說，这里是跳舞場。每年旧历六月二十日，是撒尼族的火把节。撒尼人举着松枝火把，到这里来摔跤跳舞。我們又走进一条蜿蜒的石窟。上面是石棚，左右都是石壁，前有舂火药碓，后有古石水井，布局非常严密，成为一个隐蔽的部落。他对我說：这里是赵倌扎营。赵倌是撒尼族过去一个領袖，在清朝咸丰年間，帶着群众抗拒清廷的苛稅杂捐，依靠石林的天險，在这里扎下了营盘。接着，我們又走过无数条曲折的石徑，无数条的石縫和石壁，爬过石梁的脊背，上了石林的頂峰。那里又高又遙，又窄又陡，一步一紧，一步一險，簡直象上刀山一样。三尖两刃，六棱八角，比錐子都尖，比刀子都快，比悬崖都險。石林頂上的化石分裂成两截，簡直要掉下来砸脑袋。

“这里是石峰頂，你看多好啊！”老韓說。

我站在石峰頂上，向前一望，无数的石峰象是海涛掀起的水柱，千条波，万条浪，汹涌而来，簡直使人头昏目眩。远远的劍峰池又是多么碧綠啊！一波不起，宁靜得象一面鏡子。

老韓告訴我，石林有悠久的历史。能够参观这个又惊險又美丽的劍峰頂，才算沒有白来。他又說：

“你要想了解撒尼族风俗，就得逛一逛跳舞場。”

晚飯后，我和老韓到招待所的院子里来。院心长着几棵

青松，松树下設着石桌石凳，还摆着茶碗茶壶。右边是石林公社的村落，左面是象画一样的石林，迎着淡淡的月光，显出层出不穷的各种姿势。

夜里非常寂靜，天空晴朗，月色溶溶，石林披上了朦朧的光輝。夜风徐徐吹来，飞檐下的鉄馬不时发出丁当的声音，非常醒人。老韓坐在石凳子上，敞着衣裳，一边喝着茶水，一边給我介紹說：

“这是劍峰池里的水，味道不錯吧？”

“不錯，我覺得有股清香。”

“你喜欢劍峰池和劍峰頂么？”

“我很喜欢，还有赵倌扎营和跳舞場。”

我坐在石凳子上，回想着白天游历赵倌扎营和跳舞場的情景，印象是那么深刻。我从那些遗迹上，联想起撒尼族的生活历史来，引起一种欽佩和好奇的心情。

談起撒尼族的生活来，老韓有声有色地說：

“撒尼族是一个勇敢勤劳的民族，又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每年六月火把节，青年男女都到跳舞場跳舞，唱着山歌，相中了就找对象，婚姻是非常自主的。”

“他們找对象，一定要等火把节么？”

老韓喝了一口茶水，望着前边苍青色的石林，神秘的对我笑一笑。

“我听说在今天晚上，石林公社有一对撒尼族青年男女，带着毡子，要到石林那里去談一夜。”

老韓介紹了关于撒尼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激发起我的好

奇心。我欽佩他們過去的勇敢傳統；我也羨慕他們現在的幸福生活，我多想到石林公社去，看看他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月亮升起来了，泻着銀色的光輝，远近一片幽靜。大約过了十一点鐘，我回到寢室，默默的躺在床上，脑子里翻騰着石林的景致，一会想到劍峰頂，一会想到赵倌扎营，一会又想到撒尼族的生活……很久不能入睡。我側着耳朵听，夜风还在吹拂，飞檐下的鉄馬不时丁当的响着，还有一陣清脆的歌声，仿佛从石林那里傳出来。我悄悄的披上了衣裳，下了台阶，走到院心的石桌旁边。老韓看見我来了，問我說：

“你沒有睡么？”

“沒有睡。你淨坐在外头了？”

“可不是呢！”

“你听到石林那里有什么动静么？”

“听说撒尼族两个青年男女，今晚上不到石林来了。”

“为什么？”

“大概石林公社有事情吧！”

第二天，老韓領我到石林公社去。在石林公社的村口，豎立两根天然的石柱，标标溜直，帶着青色的光澤。路两旁长着茂盛的橄欖树和黄連树，还有两棵海棠。仙人掌开着一朵朵的黄花，还有紅石榴花和白羊胡子花。在花枝招展的村庄后面，有一条长长的石林水渠，渠里的清水在潺潺的流动，穿过半山坡，一直淌到畦田里。撒尼族的男女社員正在畦田里插秧，娇綠的秧苗浮在水上，綠茸茸的一片青。

这工夫，石林公社生产队的柴队长刚从畦田里回来，挟着棕树皮制成的雨衣，穿着撒尼族的麻布上身，戴着长舌便帽，裤脚上沾着泥点子，黑胡楂浸着汗珠。他一边擦汗，一边对我们讲起石林公社突击插秧的情形。

老韩称赞说：“你们石林公社可争了上游。”

柴队长谦虚的笑了笑：“为了力争上游，青年小伙子都标上了劲，昨天晚上开了半夜会，互相挑战，不把插秧任务完成，什么也不干。”

老韩望了望柴队长，忽然领会的说：“昨天晚上，我听你们公社有一对青年要到石林去，原来他们开了会，怪不得没有出来。”

柴队长推着头上的长舌帽，神秘的笑笑。

“我不是说过么，小伙子都标上劲啦，趁着石林水渠里有水，赶紧插上秧。”

我问道：“你们过去没有开过水渠么？”

柴队长抖一下棕树皮制的雨衣，对我苦笑了一下：“同志，你提到过去么？过去撒尼族是靠天吃饭的，不知道修水库。渴了就到剑峰池去挑水。有雨就种地，没雨就到山上去打柴。种一年地，半年吃糠咽菜。自从成立了公社，不但丰衣足食，去年还向国家缴售了十万斤公粮余粮。今年修好石林水库，增产更没问题。”

老韩插了一句：“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

柴队长点点头，又接着说：“多亏共产党领导的好，人民公社办的好，撒尼族和汉族团结的好。我们修水库和石林

水渠，附近几个汉族公社給我們来帮工，人多力量大，工程很快就完成了。”

午間，撒尼族的男女社員从地里插秧回来，到食堂来吃飯，吵吵嚷嚷的，非常熱鬧。柴队长抽着云南的大竹筒水烟袋，望着青年男女社員，兴奋的提議說：

“客人来到我們社里，大家欢迎欢迎，給跳一場舞吧！”

参加跳舞的是撒尼族三对青年男女。三个小伙子：一个吹笛子，一个拉胡琴，一个彈三弦鼓。他們全是穿着一色的白麻布衬衣，披着藍道白布坎肩，蹬着黄帮球鞋。他們又是乐队，又是伴舞。三个姑娘全戴着包头，青天紅地，中間鑲着亮晶晶的琉璃；胳膊上戴着銀手鐲，腰里扎着布帶子，敞着寬褲脚，穿着綉花絨鞋。她們的步子又輕盈又准确，随着三弦鼓的旋律轉动。左边跳三步，右边跳三步，一边跳，一边拍着手，从食堂門口一直跳到院当心，踏着零乱的椿树影子，快活的微笑着。

彈三弦鼓的是一个俊俏的撒尼族小伙子。高高的身材，圓圓的臉蛋，眼睛里閃动着跳动的火焰，望着撒尼族的姑娘，溶化成幸福的微笑。他一边彈三弦鼓，一边随着撒尼姑娘跳起舞来。

三对撒尼族青年列成两行，保持一定距离，一边拉胡琴彈三弦鼓，一边唱起石林之歌：

石林是个好地方，
全世界也是希罕。

劍峰池哟，跳舞場，
怎能叫人不留恋。
石林象大龙竹钻天，
公社更上一层楼天。
跳起舞来，唱起山歌，
山歌唱着共产党。

在这六个撒尼族的青年里面，頂数彈三弦鼓的小伙子唱得最好，最有感情，也最活跃。

柴队长放下了大竹筒水烟袋，走到老韓的跟前，指着那个彈三弦鼓的小伙子，悄悄的对他說：

“你提到昨天晚上要去石林的小伙子，就是他，他現在跳上舞啦。”

我听着撒尼族青年唱的石林之歌，感觉到一种艺术的感染力量，給我极深刻的印象。我心里想：石林真是一个好地方，有着仙境一样美妙的境界；但是，生活在毛澤东时代的撒尼族青年人，却过着比仙境更有詩意的幸福生活。

金花的故乡

馬 加

那天晚上，我到了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下关。

下关正当着滇緬公路的要冲，对着蒼山的斜阳峰，日夜不停的从西山口子刮来的山风，尖硬的，冷颼颼的，吹得电綫嗚嗚的叫，街上灰尘扫得溜光，門前的柳枝不住的点头弯腰，后面是蒼山陡立的高峰，上边扎着白色的飘带，底下飾着大理石的黑花紋，一片蒼青色。前面是洱海，月亮光映着漫漫的海水，泛着銀色的光輝。

我住在洱海旁边的洱海宾馆，正和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刘部长談話，忽听到街上有人唱起民歌来。

身披下关风，
脚踏蒼山雪，
山頂开沟去，
晚盖洱海月。

这首民歌曾經选在《紅旗歌謠》上，我讀了几遍，現在

到了大理的下关，从生活的感受上更觉得分外亲切。

“这首民歌多么美，多么有气魄呀！”

“美是美，气魄也有气魄。”刘部长一边附和我的意见，一边又作了补充，“到过大理的人，都知道这里的风花雪月有名；那就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

“下关的风，的确很大！”

刘部长笑一笑，进一步给我解释说：“你知道下关的风为什么大呢？苍山有十九峰，下关正是对着最后一个山峰口子，风刮的特别猛。苍山拔海三千公尺以上，山顶上终年冰雪不化。至于洱海的月亮，更不用说了。”

可惜刘部长走的太早，还没有来得及介绍上关的花。中国有许多地方，都是以花出名的；比如，北京的菊花，洛阳的牡丹，安东的樱花，海南岛的凤凰花。我听说云南的茶花很出名。上关是出茶花呢，还是另外的花，我简直不敢断定。

第二天，刘部长领我到上关去，一路上望着羊皮村的蛇骨塔，南诏时代的三塔寺，洱海的海心亭，大理的大理石工厂，经过蝴蝶泉的时候，他慫恿我说：

“你去看看蝴蝶泉，一定会满意。”

我暗暗思量，他慫恿我去看蝴蝶泉，一定出什么名花吧！

我们到了蝴蝶泉，证明我想象的并不正确。蝴蝶泉是苍山脚下的一潭清水，湛清的看不到底，又称做无底泉。泉

边长着一棵茂盛的合欢树，枝叶娇绿，开着粉色的花朵，上复下盖，象一座大蔭凉棚。也有人叫它做蝴蝶树的；在绿叶丛中，不时飞舞着各色各样的蝴蝶，有红蝴蝶，黄蝴蝶，黑蝴蝶，白蝴蝶，还有花翅膀的新娘子蝴蝶，翩翩上下，滚成堆，打成团，前前后后，老也离不开蝴蝶泉。

刘部长给我介绍关于蝴蝶泉的传说。

在多少年前，苍山底下有一处无底潭，潭边住着白族父女二人，父亲张老汉在山下种田，女儿雯姑在家纺线。她不但能纺一手好线，长的也漂亮，手巧心灵，心象泉水一样的纯洁。离无底潭不远地方，住着一位霞郎，霞郎早晨到苍山去打柴，晚上到大理去卖，他经过无底潭的时候，总是唱起山歌来，唱得百灵鸟住了嗓子，雯姑停了纺线，也对起山歌来，两个人渐渐的有情有意。那时候，俞王统治着苍山和洱海，非常霸道，一草一木，都浸着穷人的血泪。俞王听说雯姑漂亮，想娶雯姑做第八房老婆。一天黑夜，他带着喽罗到无底潭来，打伤了张老汉，抢走了雯姑。雯姑一不图俞王的金银财宝，二不图俞王的荣华富贵，死也不肯答应。俞王没有办法，让喽罗把雯姑吊在木棚上，正在用鞭子抽打的时候，霞郎恰好翻过了俞王府的墙，杀死了那个喽罗，救下了雯姑，逃出了俞王府。俞王带兵在后边追赶，两个人从苍山逃到洱海，又从洱海逃到无底潭，到了死路绝方，只好跳到无底潭去。群众对这件事情非常气愤，杀进了俞王府，回到无底潭打捞雯姑和霞郎的尸首，潭底冒出水泡，一对蝴蝶从里面飞出来，人们给它起名叫蝴蝶泉。每年芒种以后，蝴蝶

都飞到这蝴蝶泉来，一个咬着一个，从合欢树一直到泉水，非常好看。

我忽然想起电影《五朵金花》的一个镜头，惊喜的叫起来：“就是五朵金花，我记得阿朋和金花订约会，就在蝴蝶泉这个地方。”

刘部长自然的笑了：“金花就在喜州人民公社，离蝴蝶泉只有三四里地，你去看看今天白族的金花，比过去的雯姑强得多了。”

刘部长又一次怂恿我。我打消了到上关去看花的念头，决定到喜州人民公社去看金花。

“五朵金花，咱们究竟找哪个金花呢？”

“现在不是五朵金花，是千朵万朵金花了。”

刘部长告诉我：原来，在大理的工业战线上出现了十一名妇女先进工作者，非常凑巧，她们的名字都叫金花。州党委及时总结了经验，展开了金花运动，提出学金花，赶金花，超金花。这当中出现了许多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单位；有金花工厂，金花商店，金花食堂，金花托儿所，金花育养场，金花试验田。你到金花试验田去看看吧，那里有许多出色的金花。

我们离开了蝴蝶泉，折回苍山底下的公路，绕过喜州起堞的砖墙，遥望着前面构成耳朵形的洱海，海水漫漫，荡漾着十几只小小渔船，有一条曲折的长路通向海心亭，耸立着红色的小楼，掩在枇杷树和石榴树中间，露出绿色的竹篱和蓝色的木桥。在海心亭南边一里左右地方，就是金花试验田。

在金花試驗田的田埂上插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妇女元帅方”字样。这里是五百亩方方的麦田，到了春天，南国的麦子成熟了，定了浆，黄了叶子，翻着麦浪，迎着灿烂的阳光，麦芒閃爍着金星。正是收获的季节，妇女生产队正在割麦子，百多名白族妇女齐簌簌的揮着镰刀，勒着麦秆，捆上繞子，扔到麦車上。打头的是一个白族的青年妇女，身子茁茁实实，寬寬的肩膀，微黑的臉龐，头上包着藍花圍巾，身上穿一件民族花布短衫，胸前別着一枚金花紅布标签。

刘部长走进了密稠稠的麦田，麦穗子高得扯了他的胸坎子，他招了一把麦穗子，向着打头的白族青年妇女招呼。

“楊金花，你們的金花試驗田小麦密植得不錯呀，这么密，这么高，一亩能产多少斤？”

“我們估产一千多斤。”

楊金花用手擦着头上的汗水，回答了刘部长，揮着镰刀，翻一翻身，又跳到麦浪里割麦子去了。

刘部长給我介紹說，楊金花是金花里的金花王，妇女生产队长，去年州党委号召开荒，她和全生产队的男社員挑了战，赶牛下了地。有的迷信老太婆說：“白族妇女牵牛干活，牛眼睛要淌血，伤害生灵。”她破除了迷信，牵着牛下了地，一天开了二亩五分荒，男社員紧赶慢赶，一天才开了二亩二分荒。密植小麦，也是她带头播种的。

楊金花走了之后，又从麦田里过来一位白族青年妇女，长着一副矯健的身材，細致白淨的臉，一个生命力旺盛的

人，身上穿着一件藍坎肩，配着黑裙子，胸前插着一支英雄一百号鋼笔，也有一枚金花紅布标签。一边往麦車上装麦子，一边热情的和刘部长打招呼。

“刘部长，你看这麦子长得不錯吧！这是我們选的南大2419品种。”

刘部长向着她开玩笑說：“李金花，你爱人从西双版纳回来，不要忘記告訴他带些新的品种，那里有許多热带出名的种子。”

刘部长告訴我說，这个李金花也是金花王，是喜州人民公社的妇女主任，十岁入了少先队，十八岁参加了共产党，做过互助組长，农业合作社主任，这块金花試驗田是她一手領導的，領着妇女翻地，选种，播种，灌溉，获得了大丰收。她的爱人在西双版纳，最近由組織調到这里来工作。

李金花赶着麦車走过去，迎面来了一个慰劳队，扛着紅旗，抬着开水，吹奏着唢呐和板鼓。一个白族吹吹腔的女演員走过来，她长的非常秀气，鼻子眼配得挺均匀，嘴角上有一块黑痣，耳朵上戴着綠玉耳环，胳膊上戴着銀手鐲。她走到了金花試驗田，正在割麦子的白族妇女立刻哄动起来，热烈的要求說：

“段金花，你和我們逗百花吧！”

刘部长告訴我說，段金花也是金花王，是公社里的俱乐部主任，吹吹腔的名演員，参加昆明的戏剧会演，得过二等奖，喜欢逗百花。逗百花是大理自治州兴起的一种民歌运动，用花字开头，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

段金花走到地头上，随手招了一枝叶子花，順嘴唱了一段。

叶子开花紫透紅，
跃进声中得丰收，
喜报飞遍洱海水，
紅旗插上蒼山头。

大家給段金花鼓掌，叫着好，金花試驗田里引起一陣波动。接着，麦田里有几个白族妇女一齐唱道：

往年蒼山高遙遙，
今年矮了半截腰，
不是蒼山变矮了，
只因麦子长得高。

大家又鼓一陣掌，段金花接着往下唱：

八字宪法好，
字字閃金光，
金花千万朵，
开在蒼山下。

我多么喜欢这个地方啊！蒼山脚下，洱海之滨，这里就是金花的故乡。用不着再去上关了。

鹿回头村一老人

馬 加

早晨，我从海南島出发的时候，太阳剛从海口里出来，紅噴噴的、滴溜溜的，象一顆閃光的珍珠，光芒四射，把一串串的香蕉染得翠綠，变叶木照得五彩繽紛，含羞草舒展着对称的嫩叶，多么吸引人的海南风光啊！一会，路过那大的西联农場，那稠密的三叶橡胶林仿佛从梦里初醒一样，叶瓣上正滴着露水珠，迎着太阳閃着光。經過鶯歌海的时候，綠羽毛的鸚鵡翱翔在半空中，迎着南国的海洋唱着贊美歌。美丽的鶯歌海一望无际，深沉发暗，带着靛藍的顏色。海风潮潤的吹着，給人一种柔和的感觉。細沙堆成堆，构成天然的堤岸，岸上野生的仙人掌开着黃花。濃厚的海水变成結晶体，成为顆顆洁白的盐粒，縱橫交錯，构成一片广闊的盐場。走到崖县三亚的海口，这里是五指山的終点，海南島的最南端，到了“天涯海角”了。在海滨白石崖上刻着的“天涯海角”四个大字，据說是苏东坡的笔迹。苏东坡当年被流放到海南島，远离了祖国大陆，不能不产生那种孤独和被压抑的感情。可是，解放后的中国人民，不辞辛苦来建設这座

美丽多采的宝岛，又是多么欢欣鼓舞，又是多么振奋人心啊！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惹人希罕。瞧！那路两旁的凤凰树戴上了凤冠，迎着傍晚的霞光，灿烂的花朵红得象火焰一样，新而崭新。椰子林象是撑开的伞盖，高遥遥的，显示出热带地区的独特风光。这里是海南岛最美丽的地方，也是海南岛的终点，到了这里，应该回来了。多么凑巧，挨着椰林有一个村子，叫做鹿回头村。

鹿回头村，这个奇怪而美丽的名字，仿佛包含着什么神秘的意味，究竟有什么来历呢？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到鹿回头村去作了一次访问。

鹿回头村在一片椰树林子里，左左右右，净是直亭亭高大的椰树，密密簇簇，包围得严严实实。村前对着一片波涛万顷的南海，无边无际，汹涌澎湃，从南洋群岛吹来海风，带着一股热流，熏熏的喷人。海鸥追逐着银色的浪花，一会飞到天空，一会又飞到椰林树梢上，自由自在的飞个不停。漫长的海滩上，堆积着黄色的细沙、绿海草和花纹贝壳。一只大木船停在海岸上，拔起了锚，正准备扬帆下海捕鱼。路旁的椰子树皮涂着石灰粉，上面画着人头、粮谷，注明着汉字，大概为了教育文盲，棵棵树上都有文字。在椰林路旁的左侧，是鹿回头村砖房的办公室，接着有一处小学校，一处托儿所，一处敬老院，一处牛奶场，一所食堂，两排宿舍。宿舍宽敞干净，搭着茅草的屋顶，椰子叶围着墙头，显得非常别致。

第一家茅屋里住着一个黎亚旦，他是黎亚族的后代，鹿

回头村的老人。他有一副硬朗的身架，棕红色的皮肤，窄脸形和高颧骨，加上下巴那溜小黄胡子，有着南方受苦人的模样，朴朴素素，诚诚实实，也有几分粗犷的神情，受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给磨炼的十分坚强。就是屋子里的一东一西，也都表示出主人的生活特征来：梁上拴着一截剑麻的船缆，床上铺着一张凉席，墙上贴着一幅毛主席象，还钉着一副鹿角架，我看见那件东西，立刻联想起这个村的名字来。

我问黎亚旦：“鹿回头村有鹿么？”

黎亚旦抖抖头上大檐草帽，翘着小黄胡子，穿着木拖鞋向我走近一步，仰着脸，热情的望了我一下。

“同志，你是说山上的鹿么？”

我说的是那个意思，对他点了点头。

“同志，你从海口来的时候，没有经过五指山么？那山上就有鹿。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你到山上打过鹿么？”

“我到山上……”

黎亚旦偏一偏大檐草帽，皱皱眉毛，拿起一管南方特有的大竹筒小烟袋，用椰子皮点着火，一边抽烟，一边思量着，闷了好半天，才吐出一口气来。

“同志，我早先到五指山上打过柴禾，背到三亚，去换粮食。”

“现在呢？”

“同志，自从共产党解放军来到了五指山，我就不上山打柴禾了。有时候在生产队里插秧，有时去补鱼网，有时去

鈎椰子。鹿回头就是我的家，我的老婆在椰子加工厂造胰子，儿子开拖拉机，女儿上了崖县中学，我还没有到进敬老院的年龄，有毛主席来领导咱们黎族，我就拚着这把老骨头奔求。有了工厂和拖拉机，才是真正幸福。不是比‘刀耕火种’和上山打猎强上一百倍么？同志，你说。”我问黎亚且：“你上山打过猎么？”

“同志，我的祖先上山打猎，在这里捉了一条鹿，把它叫做鹿回头。”

原来，鹿回头村是有来历的。

传说在多少年前，黎亚且的祖先是一个有名的猎手。每天太阳出来，他拿着枪上了五指山，走过檳榔树下，跳过陡耸的山岬，趟过羊蹄草棵子，钻进黄杨树子，遥山漫岭去寻找野兽，打了一天猎，背着猎物回来，唱着山歌，到三亚去换粮食，猎物多了就打酒，猎物少了就餓肚皮子，飢一顿、飽一顿，辛辛苦苦打了半辈子。有一天，他登上了五指山的高峰，穿过密密的檳榔树，沒有打着一只猎物，最后，从五指山上追下来一只梅花鹿，追着追着，下了山，到了海滨，那只梅花鹿实在沒路可逃了，便轉回头。恰好这时候，来了一位黎族姑娘，帮助猎人捉住了梅花鹿，后来，两个人便結了婚，生儿育女，开荒斬草，在这里定居下来。为了紀念这次奇遇，便把这个村子叫鹿回头村。一提到鹿回头村，便意味着幸福的意思。

一代傳一代，傳到黎亚且这一代，祖祖輩輩也沒有离开鹿回头村。他从生活里繼承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幸福，而是

穷困和苦难。开头，他到五指山上打柴禾为营生，背柴禾背到三亚，累得腰痠腿疼，肩膀压得又紅又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主顧，也换不上多少米。不久，他下海去給漁主打魚，駕着木船，帶着魚网，风里雨里，飄流在南海的波涛里，滾来滾去，找不到一处落脚的地方。最后，他給地主侍弄椰子树，挖坑、育苗、施肥、澆水、除草，在炎炎火热的太阳底下，热得头脑发脹，嗓子里冒着烟，一滴椰子水也喝不到。有一次，他用竹竿去釣椰子，椰子从树上掉下来，砸在他的脊背上，肿起了有蒜头大的青疙瘩，老婆給他端飯，儿女給他倒水，四五个月都爬不起床来。穷愁病魔，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呼山山不应，喊海海不灵。正如当年五指山上被猎人追下的梅花鹿一样，到了死路絕方。

自从解放大軍过了海，琼崖游击队下了五指山，打垮了国民党的黑暗統治，黎亚旦才真正的翻了身，如同魚游大海，鉄树开了花。他在青年里沒有春天；倒是晚年得意，老来紅。

这之后，黎亚旦的生活里才有了春天（海南島是沒有冬天的），五指山上云收霧散，南海中息了駭涛怒浪，鹿回头村是一片喜悅的景象，椰子扑簇簇的成蔭，凤凰花开得火团灿烂，白菜娇嫩，稻苗青青，在这靜靜的南海岸上，不时傳來椰子加工厂的达达声，拖拉机的突突声，还有海鷗鳴叫的声音，組成欢乐的大合唱。黎亚旦起早貪黑生产，象是用不完勁似的，对于新生活抱着多大的热情和憧憬啊！他生产，劳动，工作，感到是幸福的。他要为后一代創造更多的幸福，

踏出一条更宽广的路来。他洗去了身上的旧时代的尘土，接受新的真理和阳光。在鹿回头村，他是第一个接受农业八字宪法，把密植用在插秧上；也是第一个摘掉文盲帽子的人，所有椰树上的标语文字都认得出来。在插秧和钩椰子业余时间，偶尔也唱起民歌来，从民歌里认识了一种道理。

毛主席来到五指山，
英雄树下歇过马，
临走时在树下洒瓢水，
红艳艳开满一树花。
毛主席来过五指山，
古树热腾把路拦，
他亲手开辟一条道，
山南山北连一片。

黎亚旦一辈子没有离开鹿回头村，没有去过北京；也没有见过毛主席，他觉得毛主席离他却是那么近，不是天天晚上能够望见的北极星，而是赤道上空炎炎的太阳，照在头上，热在心里。毛主席给劳动人民开辟一条道路，一条通向光明和幸福的道路，多少年来，黎亚旦都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失望、憧憬和斗争，终于找到了这条真理的道路。

鹿回头村是美丽的，一边是银涛的南海，一边是翠绿的五指山，海湾里处处是渔帆船，满树的凤凰花朵，遍地的椰树林子，在这里生活和劳动的人们，是多么感到幸福。黎亚

且曾經在大海遇過風險，在椰子樹下流過汗，對於幸福這個字眼感覺到特別希罕和珍貴。雖然，這裡曾流傳過獵人追鹿的故事，嚴格的說，這故事是一種浪漫主義的幻想，到了今天，它才變成了生活的現實。

一九六一年二月

幸福的时刻

記毛主席接見第三次文代会代表

思 基

下午三点来鐘，各代表团，正在緊張地开会。接待室忽然来了通知：會議暫停，到外面集合，乘車到中南海去！

中南海，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它与北海公园隔桥相望，站在洁淨的金鳌玉蝀桥上，面对着公园里翠綠树丛中的白塔，背就靠着曾經是決定我們国家一切大政方針的怀仁堂。我們党中央的首长，我們偉大祖国的舵手——毛主席就生活和工作在那地方。它是我們祖国的神經中樞，是我們六亿五千万人的心脏。毛主席，党中央，党和国家的首长們，日以繼夜，在那里召集會議，草拟計劃，制定宪法……一切激励我們的，最好最响亮的战斗口号都从那里发出，一切激励我們的，最美最动人心的計劃都从那里誕生。它正象一位民族歌人所唱的那樣——

啊，中南海，
祖国圣洁的地方，

灯光通夜明亮，
在灯光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钟，
都化成万担粮食，
都化成万吨钢！

（波玉温：《北海公园》）

現在我們就要乘車到這位詩人所歌頌的地方，毛主席和中央首長們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了。人們是多麼興奮和多麼幸福啊！這不就是要看到毛主席，看到黨和國家的首長們，就要去肩並肩地立在他們身旁了么！

人們歡騰了起來。老的少的都添了若干孩子氣。換衣、洗臉、梳頭、整裝，深怕自己穿着不整潔，給大伙十分珍視的時刻，添上任何一點不快。一個年輕的女同志，上車到得最遲，坐在車上，還拿出鏡子，靠在窗口，用小手指梳理披散在額前的頭髮。這在往常，同志們大概不會輕饒過她，會說她愛打扮，說她愛漂亮吧！但是，今天，卻沒有人說話，暗暗里反倒都幫着她搜尋，看是否還有什麼不太稱心的地方。一個年輕姑娘嘛，在這充滿榮譽和幸福的時刻，為什麼不應該打扮得更漂亮些！

汽車開動了，風從兩邊窗孔里沖闖進來，扯動着人們的衣衫，車里的悶熱立刻消散了。一個有經驗的中年人，看看同志們興致勃勃的樣子，抑制不住自己內心的激動說：

“午間，看着司機同志擦車加油，我就預感到了會有這麼一着。”

“你呀，就会放馬后炮！”另一个同志取笑他，“沒有通知以前，为啥沒見你这个諸葛亮？”

車內一陣笑声，引得街道两旁的人都扭头瞅着我們。好象他們已經知道我們这是要去見毛主席，要去見党和國家的首長們，早就站在街道两旁等着我們，祝我們幸福，為我們高兴，有千言万語，要我們一起給捎帶去一样。

看着这情景，我不禁对旁边的一个同志說：“你看，他們也已經知道消息了。”

他說：“住在北京的人都有經驗，看開車人的样子，就能体察出来。”

他的話似乎有些玄，車开得这么快，車內車外又隔着一層玻璃窗，街道兩旁的行人怎能这么灵敏地体察出司机同志的神情与往常有什么不同来！但是，我沒有要他对这作什么說明，因为这是他按照自己的心情去解釋的。司机同志知道的消息早，他們又經常往返于去中南海这一条路，一切底細都摸得清，也許他們真的与往常有着不同的表現！

車疾馳了約有二十來分鐘，离了囂嚷的大街，拐进一个幽靜的院內，在一条不寬的柏油馬路上曲折行駛，兩旁的垂柳刷扫着車頂，沙沙作响。十字街口，还有穿白制服的交通警，伸着一节紅一节白的棍子，在給我們指示方向。車終於在一条人工砌的寬敞的河岸边停了下来。这时，大家都明白，这就是我們亲爱的党中央首長們，和我們偉大祖國的舵手——毛澤东同志所日日夜夜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就是在我們整个人类現代的生活中心强烈地閃耀着馬克思主义紅光的

中南海了！于是，大家都貪婪地环顧着四周，想要記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想要看看敬爱的毛主席，党和国家的首长們是否住得安适。他們为着給我国人民寻找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最好最短的道路，沒昼沒夜地苦思苦想，沒有一个安适的环境，供他們散步，休息，睡眠，哪能行呢！他們的健康就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的幸福，他們的健康，就是我們大步迈向共产主义的基础呀！然而，四周的环境是普通而又寻常的。順着“海”岸是一排高大的柏树，树蔭下洋灰道的两旁摆着一盆盆已开和未开的花。洁淨朴素，不显得壮观，比起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来来去去的頤和园，比起孩子們朝日欢蹦乱跳的北海公园，它是逊色的。这里只有安靜讓人吃惊。

“海”水紋絲不动，一套套的小院听不着一点人声，柏树梢上的蝉嘶嘶鳴叫，四周多远也听得又脆又清。沿着一堵白色的院墙拐进一个遍地长滿綠色草茸的院里，更是靜得使人醉心。脚踩在綠色草茸上都能听出草叶被压折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安靜？抬头看見那沿着院墙安置着专供照象用的一排排梯形的凳子，我明白了，这就是我們毛主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白天黑夜思索、分析、研究中国和世界发生的事情，为我們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徑，不眠不休工作着的后院。我們都肃然起敬起来。站到指定的位置上，两眼一动不动地注視着从前院通向院里来的过道，深怕惊动着正在工作着的他們，又怕放过了最先看着他們走向前来的机会。……院子里緊張而安靜。文学家、音乐家、戏剧演員、民間歌手、曲艺作者、美术教师，各种各样的年齡，各种各样的經歷，这时

都肃然静立，情不自禁地将手举在胸前，等着鼓掌，好象生怕毛主席、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偶一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时来不及把手举起来一样。

这是一支多么统一，多么纯洁，又多么强大的文艺队伍啊！过去不管他们写的是什么诗，唱的是什么歌，画的是什么画，说的是什么书，跳的是什么舞，演的是什么戏，今天都充满着自豪，喊着一个响亮的口号：

“我们要坚持工农兵方向！”

看着这情景，不禁使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记得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间，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开过不久，一个阳光灿烂的午间，毛主席带着一个警卫员到桥儿沟鲁艺去了。大家坐到院子里的槐树荫下，听着他讲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那时，他身体还不太好，个子虽然魁梧，脸盘可没现在常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么丰满。他站在一张长条桌跟前，不断地吸着烟，一连给我们讲了三个多小时。他语言幽默，善于联系当前的生活和思想，讲得又深刻又易懂。整个讲课时间，院子里都充满了欢乐的愉快的笑声。许多人就在这笑声中，嘲笑了自己过去的做法和想法，明白了只有走向工农兵，服务工农兵，才是最有出息的战士。但是也有怀疑派和反对派。一个自命不凡的诗人，就曾在窑洞里和别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强调服务工农兵也要各种各样的货色，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量存在，强调太阳中也有黑点，最后他甚至公开宣称：“写知识分子的自由诗，是我终身的职业！”

当然，这位诗人现在是已经没法坚持他的职业了，因为工农兵不肯看他的诗，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讨厌他那种嘶哑难听的声音。

另外，还有一位瘦诗人，嘴尖皮厚，最爱挖苦人，总觉得自己写诗最高贵，别人都比自己低几等。看不起做行政工作的“官”，更看不起搞财经工作的人。他讲话说笑都带刺，不是说“人胖可以做官”，就是说：“倘若写不出诗来，就应早点去当总务科长！”在他看来，“官”和“总务科长”都是庸人，只有他和他的朋友们才是伟大的天才，舍弃了他们，世界就将没有文学和艺术，世界就将变得无声无息，暗淡无光！

然而，今天站在中南海这草地上的人群，不论是演员，不论是画家，不论是诗人，不论是歌手，他们都证明了那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偏见！真正的艺术，伟大的艺术，离开了从事实际斗争的人，离开了那些和群众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同呼吸共患难的“官”和“总务科长”，离开了工农兵群众，光靠那种自命不凡的人，坐在沙发椅上，叼着烟卷儿，皱眉苦思，是永远也写不出来的！

你看，邓洪同志站在江西代表团里，神采奕奕，多么精神。他当年装作钟表修理匠，潜伏白区工作，被潘虎^①的游击队抓住，弄得啼笑皆非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他将来有一天，还会以作家的身分，站在这怀仁堂后院的草地上，等着

^① 潘虎——邓洪同志写的短篇革命回忆录《潘虎》中的主人翁。

毛主席出来一起照相吧！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还当过伙夫，在一个小学校里办伙食，忠实勤恳，一个铜板的油也不揩，学生老师都满意，一致要推举他做校董。可地主李隆吉不让，大发雷霆，说：“要这个穷光蛋当校董，真是失了学界的格！”吵着嚷着要撵他走。……那时，他当然更不会想到今天会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和许多职业的文学家、艺术家并肩站在这里。

上海代表团里的才旦卓玛，湖北代表团里的蒋桂英，和我并肩站在一起。头发胡子雪白，两眼一眨不眨的霍满生同志，这时的神色更显得出奇。说他们想要笑吧，眼眶里却含着热泪，说他们想要哭吧，一个个又都兴致勃勃，嘴角上挂着抑制不住的笑意。后来慢慢打听清楚，才知道他们的心头，这时正热浪翻腾，焦急不安，不知道如何才能用一句有力的话，向那将要来临的毛主席叙述明白自己对他老人家的全部感激和尊敬！

是啊！他们过去都是些什么人呀！在旧社会只不过是些被践踏在烂泥臭水里的草，地主、资本家穿着铁钉子鞋，双脚把他们狠命蹂躏，鼻孔想从泥浆里伸出来透一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哪还能知道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化！你没听才旦卓玛叙述她自己的身世吗？她是西藏一个农奴的孩子，爷爷是农奴，父亲是农奴，解放那一年，她自己也正在学着做农奴。西藏没有进行改革，她和爸爸妈妈天天无偿地给农奴主劳动，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一年四季，鞭子却挨个不完。那时，她也跟现在一样会唱歌啊，可除了含着眼泪暗自哼哼，

訴訴自己的冤屈，哪敢站在人前放声歌唱！而現在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了。她学会了藏文，也学会了汉语，許多同学和老师，还正在教她彈奏鋼琴。她个子不高，健壮結实，臉孔紅黑，两条辮子从双肩垂到胸前，一对水灵灵的黑眼珠就象她的歌音那样叫人縈怀难忘。人民大会堂的晚会上，她唱得多么动人呀！声音象从半空响起，清脆悠揚，又愉快又豪放，所有的人們都胸怀开闊，嗓子发痒，我真想伸手抓住那声音，拿回去讓更多的人能听得到她是如何在对党、对毛主席放声歌唱——

东方的太阳升起来了，
毛主席的光芒照四方，
照得西藏人民得解放，
照得我們心里亮堂堂。

她的歌声一停，周总理就走上前去，和她握手，向她祝賀，并把她領到自己身旁坐下，亲切地囑咐她說：“你年紀很小，还要好好学习。”她象个从小沒有見過父母的孩子，今天偶然碰到了父亲一样，激动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只見眼睛紧眨巴。……

蔣桂英和她年齡相仿，身世也不比她强。她是湖北天門县一个貧农的女儿，从小就随着父母在外逃荒。她說：“別人在搖籃里长大，我是在籬筐里成人。”她为了活命，八岁就身背着三棒鼓，街头巷尾，挨家挨戶，卖唱求乞。解放那年，

她才結束了流浪的賣唱生活，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一九五六年，黨把她送到中南音樂專科學校學習。資產階級專家們還大叫大嚷，他們說：“鄉下來的泥巴腿子，肚里空空，怎么能進得大學的課堂！”她當時哭了，覺得自己確實不行。但黨支持她，鼓勵她，幫助她和資產階級專家進行不懈的鬥爭。她慢慢挺起了腰板。今天她已經是湖北藝術學院的教師，已是我們毛澤東文藝隊伍里地地道道的一名藝術兵了！這樣的人，站在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日夜不停地工作着的中南海，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見，她哪能不心情激動，滿面紅光！……

站在我前面那位白髮蒼蒼的霍滿生同志，從七歲就給地主放豬、放牛，一連扛了二十九年大活。鞍山離他家只有六十里地都沒去過。小時候，他撿死撥活念了三年書。就靠那點書底，看唱本。看了就唱，就給人講，常招來很多人。地主不高興地說：“你這是望鄉台打蓮花落，不知死的鬼，窮歡樂！”民國初年，他給大伙講《响馬傳》，地主少東家從保甲所回來，破口大罵。他頂了一句，少東家掏出手槍，就要斃他，氣得他壓了一肚子火：“窮人上學念書沒有份，看唱本說書也沒有份啦！”然而，現在，他却站在我們遼寧代表團里，和一切文學專門家、藝術專門家並肩立在一起，作為一個光榮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等着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首長出來檢閱！

這是多么強烈的對照！老人除了等着熱烈鼓掌，等着高聲歡呼，等着用自己的全部熱情去感激毛主席和黨，他還能

有什么别的要说的呢！

难怪在这列队相候的时刻，他是那么不安，竟连自己的手脚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搁着才算最相当！

那个温文雅静，默默不语，眼眶里注满了热泪的范雪朋同志，脸上那种荣誉心和幸福感，为什么竟渗透着辛酸，显露在两颊和眉眼间？她不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吗？为什么还象一个爱哭的小姑娘？

旁边一个熟悉她身世的人告诉我：“她跟你我不同呀，是旧社会里饱受过风霜的老演员。她十七岁那年，在上海开始拍片子，年轻、漂亮，老板就用她拍片子赚钱。她也很想借这机会找个可靠的职业。因此，除了做演员，她还学录音、接片，通宵不睡，拼命地干。有一次她拍武侠片，表演飞檐走壁，导演要她从房子上跳下来——那时没有‘特技’，也没保险设备——把腰骨摔伤了。伤势还没好，她忍着痛，骑在马上就又给老板卖命，心想：没有功劳有苦劳，老板总不能翻脸不认人吧。可三十岁那年，老板见她脸上一开始有皱纹，就把她退了。巴结来巴结去，结果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现在她又拍电影了吗？”我急于想知道她今天的情形，就象小孩听故事，总想先知道后面的结尾一样。

“一九五二年就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啦。”我的朋友高兴地介绍说，“《铁窗烈火》《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和咱们昨天看的《聶耳》里都有她。今年五月被评为上海文教工作的先进工作者。这次从上海到北京，还是用飞机

把她接来的哩！要沒有毛主席，共产党，她哪能有現在这样！”

听了这些，我完全理解她站在怀仁堂后院的青草坪里，热泪盈眶的心情了。人都是有感情的，看着今天，想着过去，哪能冷然停立，一点不动衷腸！在这充滿了荣誉和幸福时刻，在諄諄教导她的毛主席即将来临的瞬間，流泪并不是軟弱的标记啊，它是許多人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出来的感激党、感激毛主席的最生动的語言！

.....

人群中說話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霎時間都肃穆无声地注視着前院通向这青草坪来的过道。过道与草坪相連的地方搭有一个葡萄架，眼光从葡萄叶的縫隙中間穿过去，可以看見有几个人影在移动。他們是誰？两千多双眼睛都直視着那里，好象要比賽一下看，誰的眼睛看得最真，誰的眼睛看得最远。

“毛主席！”一个眼力最好的人說了一句。

全場的掌声和欢呼声便驟然响起。整个院子里不論青年和老年，也不管是慣于放声唱歌的音乐家，还是不大爱說話的文学家，这时都放开了嗓門，从自己的心底里，发出了一种凝結着各自的全部感激和希望的喊声：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

我真覺得世界上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語言和 更好的詩

了。积压在心底的一切感情，一切願望，二十多年来我对党的全部思想，这时，都随着这統一的声音一起迸发出来。这是我的工作的汇报，也是我对撫养自己成人的党的問好！

毛主席緩步走近前来了。他魁偉的身軀，有力的步子，紅潤的面色，真叫人高兴。他給我們講課距今已經十八年了。十八年，他領着我們从民主革命走近了共产主义的大門。十八年，他教导我們不断洗滌自己心灵里的污物，团結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建立起了一支号令統一的工农文艺大軍。而他的身体却比过去还要結实健壮。他的容顏比过去还覺得年輕。这怎能不叫我欢呼，不为我們的子孙世代感到幸福！……

院子內外完全被激昂的欢呼声压住了。毛主席微笑着，伸着厚实的手，随同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員長，沿着欢呼的行列，徐徐向前，向大家致意。他的慈祥和蔼的神态給人以非常亲切的感觉，他那溫和而洞察一切的目光，就象在对我們每个人发問：“你学习得怎样？工作得怎样？”虽然，許多人和他这是第一次見面，他也叫不出各自的姓名，可我們却象听到了他关怀备至的囑咐，心里又溫暖，又亮堂，革命的雄心壮志，立刻就在自己的血肉中生长！

毛主席走近一百一十九岁的老艺人——王維林的身前，拉着他在舞台后面整整打了一百年大鑼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老人激动得眨巴着眼，一肚子的感激，就找不着表达心意的最恰当的语言。……

毛主席呀！我不知道您这一瞬間又給了我們多少力量，

将来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衡量！

被幸福感和荣誉感冲激了一夜的王維林，第二天当众宣誓了：“主席呀，主席！我一定要跟着您，高高兴兴干到底，走到共产主义！”

我們年齡比他小好几倍，头发还没白，臉上才剛剛有一点皺紋，手脚又正觉着灵敏和有力，还有什么高山不能攀登，有什么大海不能逾越！……

毛主席呀！我們將象西双版纳的一位歌人所說的那样：

……帶着你給的智慧和力量，
攀山涉水，寻找最美的乐章，
歌唱人民的幸福，
歌唱偉大的党！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于沈阳

西湖卽景

于 敏

上次来杭州，有一天碰上阴雨。“冒雨游山也莫嫌，却緣山色雨中添”，想起这两句詩，就去攀玉皇山。拾級而上，路湿苔滑，一会儿渾身汗漉漉的了。美好的事物要辛勤地探索，果然！云气滃滃蒙蒙，一派淡灰色的調子。衬托着这个背景，挂了万千水珠的竹子格外青翠。站在山頂上，一边可以俯瞰錢塘江。江水浩浩渺渺，从霧迷云封的天边曲折而下。对面的蕭山只是一抹淡淡的青影。

山頂上风大雨大，只好在茶榭里避雨。窗外翠竹搖曳，从这里远望，一种奇特的、出乎意想的美景使我惊呆了。西湖宛如墨染了一般，完全变成濃黑的了。“波漂菇米沉云黑”，信然！“沉云黑”三字出自胸臆，也还是得于自然。中国画里有一派米点山水，用飽墨渾洒大大小小的点子，或疏或密，或濃或淡，用来表現山雨空溟的景色。我一向以为这种技法写意太甚，用处是不大的。不想一个偶然的机会糾正了我的看法。湖水是濃黑的，而苏堤則是一条白色的帶子，堤上的六桥竟宛如汉白玉雕刻的了。变幻的天工造成奇

特的黑白对比，这美是我生平未見的。要在画面上傳神地写实，似乎非米点的技法莫办。

这次来杭州，一下火車，碰巧又是个雨天。“湖光潋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两句詩提起我的兴致，又冒雨去泛湖。蒼茫的湖上只有我一叶扁舟，可見象我这样的瘋子原是不多的。虽然全身淋湿，我絲毫也不后悔。上次雨中登山，領略了非常的湖景，这次乘雨泛舟，又欣賞了出奇的山色。雨中的山色，其美妙完全在若有若无之中。若說它有，它随着浮动的輕紗一般的云影，明明已經化作蒸騰的霧气。若說它无，它在云霧开豁之間，又时时显露出淡青色的、变幻多姿的、隱隱約約的、重重迭迭的曲綫。若无，頗感神奇；若有，倍覺亲切。要傳神地描繪这幅景致，也只有用米点的技法。

“行万里路，讀万卷书”，这是清代学者顧亭林的主張。这个“万”字很有意思。美是无穷的，正象宇宙是无穷的，人生是无穷的。要在无穷中有一得之見，真得在“万”字上下功夫。为了認識一个客觀事物，不怕探索一万次，这种勇气本身就是美的。

我这个怪人引起船娘的好奇，而她的身世却也喚起我无限的同情。她叫柳阿巧，八岁就划船，朝朝暮暮，伴着一支桨儿，度过了二十二个年头。她是一部西湖的活历史。日本兵，国民党，达官，权吏，闊老，貴妇，給船戶带来灾难，給西湖带来荒廢。阿巧和她的伙伴，天蒙蒙亮就站在高大的台阶下边，向門深似海的宅邸里窺探，心情緊張得气也出不来

了。能攬到一个顧客么？能得到一天的口粮么？有时攬到顧客，也不一定得到報酬，因为还有船租和把头的剝削。苏堤荒蕪了，任是鶯歌三月，它也沒有春曉。湖水淤塞了，一湾浊流，怎能映出清朗的月色！柳浪聞鶯辟为杀人場，黑夜傳出淒厉的枪声。在一带山坳里有一处碧瓦的高楼，据阿巧指点，原是楊虎的別墅。我記起来了，在国民党罪恶統治的年代，楊虎是淞沪警备司令，而上海国民党的头子叫陈群，所以統名为“虎群狗党”。这些野兽的爪牙，曾經瀝下多少革命先驅者的血，就中也有左翼文学先驅者的血。为了这事，魯迅曾經写过《为了忘却的記念》，其中一首七言律詩我至今还牢牢地記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丛覓小詩……”好一个“怒”字！怒不可遏的中国人民赶走了虎群狗党，夺回了全中国，也夺回了西湖的美。

可是我何必緬怀往事。柳阿巧坐在船头，正从回忆里醒过来。她展眉而笑，宛如輕风拂起湖面的漣漪。既然現在生活在幸福中間，她怎能不笑。对于最近两年的灾荒，她沒有悲叹，沒有惊慌，沒有失望。她当前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是有了确实的保証。她是西湖公社的一員，得的是月薪，不怕淡季，不怕风雨，也不怕生活中有什么变故。她不久以前生了个嬰兒，在公社的托儿所里喂得胖胖的了。她的大儿子正在上海讀中学，提到这一点，她心里的狂喜不禁滿溢在臉上。儿时見過船娘的儿子讀中学呢？她沒有任何后顧之忧，她滿心欢暢地駕起輕舟，把游客送到这里那里。她在欸乃声中送

走了屈辱，迎来了幸福，也在欸乃声中展望更好的明天。她是西湖的主人，而幸福的主人都是好客的。她热情地为我指点，为我解说，很怕我忽略了她从小就熟悉的西湖的美。

这时细雨霏霏，水天一色。阿巧送我到三潭印月，我就弃舟登岸。正是红瘦绿肥的暮春时节，但是西湖的花卉四时不断。我走过曲折的石桥，桥下的睡莲正沉睡未醒。杜鹃正盛开，白的如棉如雪，红的如火如血，一丛丛点缀在绿树修竹中间。杜若生在水边，很象兰花，但是不象兰花那么娇气；它繁茂得很，茁壮得很。醉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很难分清这是哪一种花的香气。在这个天地里，那绿茸茸的细草，那碧莹莹的苔藓，似乎也都散发出清香。三潭在湖的中心，从这里引领四望，南北双峰早已裹在层云里，看不清了。柳浪和花港隐没在浓绿里，偶尔露出影子似的飞檐。南屏山下闪烁着点点的金色，这是净慈寺的琉璃瓦。所有这一切都披上细雨的网。雨丝时疏时密，景色因而瞬息变化。如今勉强地见诸文字，自然无法捕捉那种空灵的意境。

细细想来，若论水，西湖不及太湖，不及洱海；若论山，双峰不及雁荡，更不及黄山。为什么西湖的声名特高，吸引着特多的游人？是因为湖山掩映，相得益彰么？是因为阴晴明晦，湖山的变化四时无穷么？后来游灵隐，我才想通了这个问题。这里峰巒挺秀，树木参天，流水潺湲，正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山名飞来峰，下有許多石洞，最大的曰“龙泓”，其中倒悬着許多冰柱一般的石钟乳。石壁上有千年以来历代的石刻佛象，其中不少艺术珍品。在

洞的深处，有自然形成的裂隙，仰首窥视，可以看见一线苍天，所以名曰“一线天”。这么清幽的地方，谁见了能不惊叹！但是人们流连不去，不只因为这山、这树、这泉、这洞、这石刻，还因为有一座庄严的庙宇；又不只因为这庙宇，还因为与这庙宇相关的有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人物，他对权贵嘻笑怒骂，对平民扶危济困，就是在传说中被神化了的济颠僧。自然的美，人工的美，伦理的美，这一切综合为美的极致。

后来游庙，我的想法更得到证实。从建筑艺术上着眼，岳庙并无特色；从造型艺术上看，岳飞的塑象更是不伦不类。但是这里的游人四时不断。有谁到西湖而不来瞻仰岳庙的呢！我想是很少的。如果西湖只有山水之秀和林壑之美，而没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这班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没有白居易、苏轼、林逋这些光昭古今的诗人，没有传为佳话的白娘子和苏小小，那么可以设想，人们的兴味是不会这么浓厚的。我们瞻仰岳庙而高歌岳飞的《满江红》，漫步南屏而暗诵张苍水的《绝命诗》；我们流连在苏堤上而追忆苏东坡的“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登孤山和放鹤亭而低吟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这里，自然与人的功业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相得益彰的不只山和水，还有自然和人。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正如人和人的关系，日夕相处而后情谊弥笃。我的住所距花港很近，每天早晚在这里散步，每天都更觉得不忍离去。一带屏障的蔷薇架是入门的地方。蔷薇正

盛开，吐出清冽的香气。入門以后，夹道是婆婆的修竹，是亭亭直立的雪松，是含苞未放的玉兰。一堵湖石山遮住去路，沿鵝石的曲徑而上，見一古朴的敞亭，周圍的色彩丰富极了。有什么大画家能区别这千差万别的綠和紅么？我不知道。杜鵑早已零落，芍药正在竞芳。湖石根下，曲徑两旁，一丛丛，一球球，丹紅的，絳紫的，米黃的，雪白的，都在笑靨迎人。你捧一朵花在手裡，你会覺得她战战兢兢，似乎不胜娇羞。花气襲人，特別在艳阳天气是如此。濃香沁入肺腑，你好象就要醉倒在花下。下山，步过綠毡一般的草坪。在几行垂柳外边，就是曲折的石桥和魚池，其中有几万条金色的鯉魚。你拍拍手，它們就成群結队而来，張口和你寒暄。更向前走，沿着曲折的石栏，繞过一幢画楼，进入一个幽靜的竹院。走出花墙，一带长堤横在面前，这正是綠阴婆婆的苏堤。苏堤外边，豁然开朗的是綠水平平的西湖。站上映波桥，你最好极目看那湖中的倒影。湖心亭和三潭印月历历在目，而在远方的对岸，是秀丽的孤山，是长虹般的断桥，是佇立在宝石山上的庄严的保俶塔。

一般人都喜欢在晴朗的日子出游。我偏爱在非常的时间寻訪非常的美。有一个濃霧的早晨，我来到堤边。四处迷茫茫，山和湖都不見了，面前只有看不透的乳白色的混沌。欸乃之声由远而近，和悅耳的鳥声相应和。白色的空洞里隱約約有一个点子，而后，一只船的輪廓漸漸显露出来。这是这一天最早的一只游艇。又有一个月夜，我坐在苏堤的长椅上。朦朧的月色投下神秘的影子，在水面上撒开浮动不定

的光，好似无数的銀魚儿在那里跳动。周圍很靜，魚儿也就大胆了，都悄悄地来到水边，不时一翻身子，跃出水面，好象要窺探人間的奥秘。听到濺水声，一个銀亮的物体在水面上一閃，轉眼又不見了。

初来的时候，看見树木花卉特盛，以为这地方得天独厚。住久了才知道也不尽然。游客来到这里，时时会发出惊叹。“这石徑多么清洁，簡直是纖尘不染！”他未必知道，每天清早，有許多园林工人掌起长柄竹帚，在扫除枯枝敗叶。“这蒙茸茸的草坪多么碧綠，好象鋪上了絨毯！”他哪里知道，哪怕是烈日当空，也有女工戴起竹笠，蹲在地上，一棵棵拔掉那杂草。不經過几天的观察，誰能知道，时时有园林工人，提着唧筒，向树木花卉噴射葯水；推起沉重的車子，移植盛开的花卉，剔除那些衰敗了的，使一片姹紫嫣紅永远娇艳；扛起高梯和竹竿，一棵棵扶正雪松，使它們永远保持亭亭直立的身姿。知道了这一切，我每次看見一花一叶落地，都覺得非常可惜，因为一花一叶里正不知包含了多少劳动。想到这些花和叶混合在泥土里，成为新的养料，培育出新的美，又只好釋然于怀。我記得上次来时，夜里听见叮叮咚咚的响声。問起来，才知道是吸泥船在昼夜不停地工作。吸泥工人早已不知去向，但是留給我們清朗朗的湖水。啊，千千万万人付出劳动，我們才能享受到西湖的美。

西湖的美是不朽的，因为劳动是不朽的，劳动者是不朽的。

我常常在湖滨遇見柳阿巧。她每次見了我，圓圓的晒紅

的臉上总是浮起純眞的亲切的笑。她会忘記我这个游客，因为我不过是千千万万游客中的一个。但是我可永远不会忘記柳阿巧。每次远望湖上的船影，我总要細細地諦視。她那俯仰自如，用长桨点破水面的姿影，已經在我的眼网上成为永久的視象。柳阿巧們和园艺工人們启发了我，使我接近一条眞理：劳动人民最懂得美，最能保护美，也最能創造美。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湖的美才是永久的。

大海，閃着灿烂的金光

蔡 天 心

春天，渤海湾上，碧浪滔滔，白帆点点，……从仙人島、望海寨到杏树沟一带，所有鮫魚圈公社漁业队的队员們，都整日整夜地忙碌着……剛打过面条魚、毛虾、花虾、大蟹和对虾，接着馬上就进入了緊張的黄花魚汛期了。有人和我說：“青杏堵鼻，堵不住黄花魚。”这饒有地方风味的語言是說：当杏子长到有鼻孔大小，就正是滿村街到处飄散着煎黄花魚的香味，家家吃黄花魚的时候了。黄花魚汛期，是这一带漁民漁业生产的黄金季节，每年，汛期来临，山东、河北沿海各省漁民，都赶来这里捕捞。望海寨外灘，海闊潮平，帆檣林立，形成有名的黄花魚汛期的大海市。

五月中旬，我們从熊岳到鮫魚圈，訪問了鮫魚圈水产养殖场和鮫魚圈公社海星漁业生产队，接着又从鮫魚圈到了望海寨，訪問了县漁汛生产指揮部和望海寨漁业生产队。

我沒有訪問过海滨漁村，也沒有接触过在海上进行生产斗争的漁民。这一次，在从鮫魚圈到望海寨的几天訪問当

中，我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天地——另一种生活领域，走进这种特殊生活筑成人们的性格和他们精神世界里去了。

海是雄偉的，魅人的。在风平浪靜的日子，晴朗的阳光照耀着，大海发着深湛的藍藍的顏色，藍得使人感觉象沉在梦境里一样，它安詳地向望不到边际的远处，舒展着那浩瀚的、偉大的胸怀。海，曾經引起多少崇高而又壮丽的遐想。多少詩人热情地歌唱过大海，有的甚至把大海比做母亲。……当你站在阳光照耀的海岸边上时，你不曾为海潮冲激沙滩，发出那嘩然喧鬧声的白色浪花，而心曠神怡嗎？而在另一种天气，海上掀起风暴，白浪滔天，怒涛汹涌，海却又变得多么狂暴。……在过去的年代里，曾經有多少船只被卷走，触礁沉沒……我們不也讀过那种用凄凉的声音，对着茫茫大海，唱着悲哀的挽歌的作品嗎？什么“望夫石”“望儿山”都是这些詩人最感兴趣的东西。在他們的眼睛里，海是巨大的不可測的深渊，它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然而，勇敢的漁民却世代代，在海上和风浪作斗争，毫不退縮，并在斗争当中学会了一整套掌握风云变幻的本領。漁民們——大海的儿子——那种象海一样开闊，爽朗，豪迈的性格，給我以分外强烈的印象。在海星漁业生产队，我訪問了几个老漁民，他們都是从小上船，漂洋过海，从山东来的；他們也都到远洋打过魚，是一些富有海上斗争經驗的老漁人；他們眼界寬，見識广，胸襟豁朗，每个人都有一整套本領；觀天色，看气象，識別风向，熟悉魚情。海上生活，把漁民鍛炼成鉄打的汉子。他們臉上的肌肉，凸棱棱的，皮肤經年被海

风吹打，被烈日焦灼，变成赤铜色。体格结实而又健壮，粗嗓门，说话干脆，做事爽快、利落，从不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在鲛鱼圈，我曾跟着水产养殖场的机拖船渔船队出了一次海，我深刻地体验到渔民在海上生产作业的艰苦，也体验到渔民那种勇敢、坚定、顽强，和大风大浪搏斗的精神。渔业队里，一位十三岁就上船，现在已经满头白发苍苍了的老船长，用充满自豪的语气对我说：

“……在海上，没有胆小鬼；胆小鬼，一天也不能在船上呆。会使船的，就凭着一张篷，一只舵，走‘八面风’！上船不容易，要勇敢，镇定，又要有灵活性。平常说，会看风使船，这人准定不好，可在海上过活的人，就得有这种本领，能随机应变才成。海上，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我常说：从船上走下来的，个个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

是不错，海上的渔民，一个个都是从大风大浪里滚出来的。我从他们的身上，仿佛看到了那在暴风雨中顽强不屈的大海的性格。

.....

老船长引我们上山观海，使我们有机会领略整个海湾的形势，接着，他又领我们到他家里。说真的，我从心里爱上了这三山环抱，面临大海的渔村，那飘浮在海空里象羽毛似的云片，那矗立村边的高高的白杨，那发着淡赭色的沙滩，那整齐的道路，那安静的小院落，那一幢挨着一幢，用白石头砌成的带前廊的海青房。刚走进院门，老船长便带着无限

感慨，用手里的小烟袋指点着和我說：

“旧社会，象我这样的，哪能住上这么講究的大海青房！这是天益成掌柜的宅子，穷人只有帮掌柜的打扫厕所，才能进院。現时分給我們两家漁民戶了，我就住东屋两間。”

他引我們进到他房子里，坐下了，点上了一袋烟，便慢慢地講起他自己年輕时的一段“逃海”的故事来：

“說起来，这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咱这些个搜海的，真是苦得很哪！船主漁霸們为了賺錢，不管什么天气，刮多大的风，都要赶人下海，反正穷人的命不值錢，死活沒人管。船长——那时候叫把头——都是船主的亲戚，不是表哥，就是大舅子，再不就是把兄弟的儿子。这些人是船主的狗腿子，为了自己在船主面前溜須买好，就生方設法折騰穷人。可咱穷哥們也有一套办法对付他們。有的人磨洋工，有的人破坏网具。那一次，我們实在是給逼‘殛眼’了。”

老头子停下来，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說：

“那年我才二十二，正是年輕力壮，血气方剛，当时我在山东龙口，給一家姓郭的船主下海。咱这条船上的把头姓張名贵堂，为人刻毒，是船主的大舅子。他对待伙計，簡直就象对待牛馬似的。他在船上，一句話不对勁，張口就罵，举手就打，他行六，因此大伙送他个外号叫活閻王張小六。可漁民当中，也有硬汉子，当时我們船上就有个叫黑老李的，这个人生得面皮微黑，体格壮实，眉如扫帚，眼似流

星，平常总是不多言，不多語，可是啞叭吃扁食，肚子里有數。他那時有三十八九的樣子，在我們船上來說，除了活閻王，就數他年紀大了。大伙挨了打，受了氣之後，免不了在背地里叨咕叨咕，他總是象大哥哥似的安慰大伙，有時，看着實在氣不過，他就挺身出來，當面頂撞活閻王。這麼一來，久而久之，張小六反而放鬆了別人，專門盯着黑老李的後腳跟，找他的邪火了。可黑老李也不在乎。有一天，船主請客，張小六去了。他在酒席筵前，當着掌櫃的講了大伙很多壞話，說水手都反對他，准是有人背後抽火，又說黑老李來歷不明……這話正好讓在船主家打更掃院子的老于頭聽見了，老于頭平素和黑老李挺要好，馬上就跑來告訴黑老李。大伙一聽，都炸了，當下就有人主張先下手為強，干脆把張小六除了。計議停當以後，就分頭準備。其實也沒啥準備的，我們那些人當時都是跑腿子光棍，灶王爺貼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要準備的也不過就是水和糧。天黑以後，張小六喝得七顛八倒，醉醺醺地回到船上來。他每一次喝醉酒，照例是鑽進後倉就睡，出不出潮，他也不管。晚上十點鐘以後，我們在黑老李率領下，下到後倉，七手八腳地把睡得象死豬似的張小六綁起來，怕他喊叫，用破棉花套子，把他的嘴堵上。那天晚上，我們照樣出潮，等船走出港口二三十裡以後，我們才把他從倉里抬上來，扔到海里去了。以後，我們七個人就駕着那只船逃出來，船在海里遇到幾次大風，折騰漏了，勉強地對付着過了海。因為怕追蹤，上岸以後，就各奔前程。我當時無處可去，想起我有个堂兄在這

里，就投奔他来了。”

“你是不是从那以后，就在这儿落户啦？”我们当中的一个人问。

“嗯，我老伴就是这个村子的人。”

“黑老李呢？他到哪里去了？你们以后见过面没有？”

“他没和我说他到哪里去。想起来，他可真是个好人啊！解放后，我回山东家，还打听过的下落，也没打听着。”老船长一边磕打着短烟袋，一边不住地叹息地说。

“除了你老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我问他。

“我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妇；两个闺女，一个出了门子，还有一个没结婚的。我那个大的在机拖船上当队长，小的在机帆船上当大车，大闺女是妇女队队长，老伴是补网组组长。大女婿在加工厂，二女儿在她对象那只机帆船上，她对象也是大车。”

“啊，你们一家子可都是海上的干将哪！”

“这没啥，我的几个孩子，从小在海上惯了，你说不是有意培养么，也算有意；你说有意么，可谁也没勉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哪条战线都需要人。我常对孩子们说：行行出状元，你们能上山的上山，能下海的下海，咱新社会，不屈人材，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鱼打得好，也一样出状元哪！”

老头子说到乐处，不由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又说：

“可也不错，年轻人的活干得比我们那咱强多了，都象

生龙活虎似的，一个赛一个，心劲可高啦！……”

.....

当我们告辞出来时，天已经快要晌午了。太阳当空照着，整个渔村，笼罩在静寂里，远远望过去，大海在阳光下面，冲激出耀眼的银白色的浪花；欢乐的波涛声，不时地从海滩上传过来。……

.....

傍晚，我们在海滩上散步，碰见一个系着红领巾，年纪大约有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她坐在一条沙埂子上。她的脚旁边，放着一只用柳条编织的小篮子，里面装着半篮子墨斗、蚶子、蛤蜊之类海物。她坐在那里，一边用两只润湿的小手，编着散开了的发辫儿，一边睁着两只大眼睛，望着落日染红了的大海。我看了她好半天，见她一动未动，感到这小女孩很有趣，便走到她的身边，和她谈起来：

“小姑娘，你在这干啥呀？”我问。

“俺妈让我来赶海，拣点蚶子啥的。”女孩侧过她那张小圆脸来，望了望我，简单地回答说。

“来，我帮你一块拣，好不好？”我自告奋勇地说。

“不，叔叔，谢谢您。我拣完了，在这儿歇一会儿。”小女孩非常懂事地笑着说，回头向火红的大海望一眼，高兴地叫起来：“叔叔，你看，太阳落到海水皮上了，多好看哪！明天，一准是个好天儿。”

“你咋知道明天一准是个好天儿呢？”我有意考问她。

“你没听说么，叔叔，人家都这么说：‘老云接驾，不

阴就下’；‘海上浑登登，半夜要起风’；‘老头洗澡，保管天好’。我三姨也这么告诉过我。”

我对于小女孩有这么多气象知识，感到很新奇，就又接着问她说：

“你家里有人出海么？”

“有呀，俺爸和俺爷都在船上。”小姑娘回答。

“你喜欢海么？”

“咋不喜欢呢！海可好啦，海里有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咱住在海边上的人，可喜欢海啦，咱家俺妈，俺爸，俺爷都喜欢海。俺爸说：他上县里开会，几天见不着海，就象想妈妈那样想海，一开完会，他就马上往回跑。你说好玩不好玩。”她停了停，接着问我：“叔叔，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喜欢不喜欢海呢？”

“喜欢，”我望着小姑娘，回答说，“我住在城里，可我也象你们住在海边上的人一样喜欢海。”

“那你是来看海玩的吗？”

“不。”我微笑地摇了摇头。

“哦，那我猜着啦，你是来赶海市的，是不？”

“是。”我端详了一下小姑娘那张被落日映照得红红的健康的小圆脸，不由地从心里喜欢起她来了。我接着问她：“告诉叔叔，你姓啥呀？”

“我姓韩。”

“叫啥名字呢？”

“我叫韩小燕。”

“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我长大了，上机帆船。”

“人家說，船上不要女的呀！”我有意逗她。

“要啊！人家我三姨还是女的呢……我三姨早就答应我了；她說：等我长大了，她就帶我上船，还教我开机器。”

“你三姨叫什么名字呢？”

“我三姨叫沈月英。”

“她在船上做什么？”

“我三姨告訴我：她在机仓里当副手，专管看机器。”

“那好啊，你快快长吧，长大了，好象你三姨那样，到机帆船上去看机器。”

“不，我要当大車哩！”小姑娘歪着脑袋，很自信地說。

接着，她問了我的姓名，我告訴了她。給她照了一張象，并答应洗好了寄給她，以后，这才分手了。

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了看她，小姑娘又在原来的沙埂上坐下了。海风吹动着她脖頸上的紅領巾，落霞映紅了海面，也映紅了她的小圓臉。她面向大海，睜着两只大眼睛，望着远方，她是在等待着她的三姨呢？还是在向往着那金黄色的未来呢？……

无数只漁船滿載着魚虾从海上回来了，喧囂声在海岸上沸騰，白色的海鷗在近岸边的海空里飞旋……

大海，閃着灿烂的金光。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

海 边

江 帆

五月中旬，苹果花开，渔汛季节来临的时候，我到望海寨去。

从鲛鱼圈到望海寨，不过二十来里地。往北走，登上岭岗，不一会儿，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就可以看见，不远的山脚下，那被葱绿的树林掩映着的，若隐若现的村庄，那一幢幢具有海边风味的白色石砌平顶的小海青房，和那在太阳底下闪光的，一片黄澄澄的大海了。

一路上，风在呼啸，黄沙刮得漫天盖地，尘土夹着沙子没头没脸地朝我迎面扑来。我一面走，一面担心：又是这样大风的日子，渔船能不能出海呢？我在鲛鱼圈，已经连着遇了几天大风，现在，却偏偏又是这么讨厌的天气！

我一口气跑到海边，回头望望，鲛鱼圈旁的烽火台和我们走过来的那座山岭都已经闪在身后了。东南一带，群山迭翠，峰峦起伏，正拥抱着这个小小的海湾，西边，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

现在，海发怒了！风在呼号，海在咆哮。奔腾翻滚的浪

头，一个高似一个，嘩啦嘩啦地叫嘯。潮水恶狠狠地冲激着沙灘。岸边，停泊的船只不多，我猜想，有的漁船也許趁清晨风不大时已經出海了。几天来的漁村生活告訴我，这些长期生活在海上，和风浪搏斗的人們，是絕不輕易放过一个可以捕魚的机会的。

由于一年一度的漁汛，这个过去曾經是一片荒凉的海边沙灘上，建立起一座小小的市鎮，就仿佛是在无垠的沙漠地里，树立了一片閃亮的綠洲。市鎮只有一条街，离海边不到半里地，尽管狂风怒吼，尘沙滿天，街中心那所三間門面的百貨商店，依然收拾得干干淨淨，新鮮嶄亮，屋里摆設的百貨俱全，以它那鮮明的色彩吸引着过路人。对面，供銷社副食品部的門口，也貼上了一張鮮艷的大紅紙，紅紙上书写着黑字，字里行間，跳动着年輕售貨員的紅心，那是他們的决心，也是他們的行动，他們要以昼夜不停的营业，来迎接大海市，迎接漁人們的归来！車輛停放在当街，大卡車、冷藏車、馬車，一輛接一輛，新鮮的黃花魚将从这里运往盖平、运往沈阳、运往工厂、运往农村、运往各个地方去！……魚筐子、魚簍子堆成了山；扁担、繩子，全部打点停当。面对面，新开了两家小小的飯鋪，粉紅色的挂幌在风里飄蕩。我走进新搭的蘆席棚子，这也是为大海市特設的，里面，长长的木板鋪，一排紧挨着一排。这里，是支援海市的年輕中学生；那里，是省水产收購站的工作人員。风，阻止了他們的活動，他們悶悶地呆在席棚子里。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打扑克，有的看小說。悠揚的手风琴声

从对面的席棚子里传出来，但是，我从他们的脸上和眼神里，却看出了那种共同的焦急和期待的表情。一个年轻人从被风刮开的芦席遮住的窗户缝里，望了望浑登登的天，无可奈何地打了个呵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是说：“老天爷！你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啊？”

风，依然在呜呜地吼叫，芦席棚子吱啦吱啦响。

我走进一个用树枝编织成篱笆的院子，这里是渔汛生产指挥部。我一踏进门口，立刻就感觉到这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如果说，方才那里，是无限的焦灼和等待；而现在，这里，则是加倍的紧张和忙碌。屋里，电话叮铃铃地直响；对面小屋里，传出来电台嗒嗒的声音。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发出热切的呼叫。炕上，地下，满屋是人，这是一些陌生的，闪着亲切微笑的面孔。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我知道，这里面有省里的，市里的，县里的负责同志，还有报社记者，广播电台的同志，……他们全都来了。他们正在这里研究和大风战斗，向大海要鱼。窗外，是一漫平的沙滩，不远是一片白茫茫的海洋。院子里，人在来回走动，时不时地，有人关心地从玻璃窗户向屋里偷觑一眼。

我进屋时，人们显然正在热烈地争论着什么，争论也许还没有完全结束，就被我们这伙人出其不意的到来打断了。一个面孔黝黑，个儿不高，穿着一身旧蓝布制服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正在那里，一边使劲地摇着电话机，一边大声喊叫。

“今年鱼苗多，鱼群厚，比哪年都好。可惜就是风大，

出不去，把大伙急得眼睛都冒火啦！”一个同志低声地告诉我：“立夏鹅毛住，往年这个时候，风早小了。”

“帆船这个玩艺儿，就是麻烦，风大了，不能作业：风平浪静的吧，帆又拉不动。”另一个同志在一旁补充地说。

“天气预报，明天怎么样？”我关心地问。

“甭提啦！一连五天，都是大风！”一个同志焦急地搓着手，站起身来，在屋地上来回轻轻地走着，他的眼睛望向窗外。

风，丝毫也没有停息的意思。一阵阵狂风沙沙地敲打在窗户玻璃上，使劲地摇撼着窗户框咯吱咯吱响。海边，有几个青年人在那儿慢腾腾地走着，他们的眼睛凝望着远方，期待渔船的归来，可海上，怒浪翻腾，连一只归帆的影儿也没有。

“不！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咱得赶紧想法儿，说什么也不能让黄花鱼群游走。”

那个接电话的黝黑面孔的同志，突然把电话筒啪的一撂，掉转头来，象是冲着我，又象是冲着大伙似的，大声咕噜着说。

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他有一副北方人所具有的厚厚实实的方脸盘，高鼻梁，浓眉毛，厚嘴唇，说话时，口音很重，总象是和谁生气似的，眼睛里閃着一种坚定而又顽强的表情。看得出来，他是个刚直性子，是那种坚决、果断、说干就干的人。

说完话，他便什么也不顾地一转身走出去了。他上哪

儿？干什么去？誰也沒問。仿佛大伙早就熟悉了和习惯了他的这种性格，知道他会上哪里去似的。一个同志告诉我，說他就是漁汛生产指揮部的負責同志老張。

我站在窗戶跟前，我的眼光跟踪着他。我看見他在沙灘上吃力地走着，一步一步地拔着脚。风把他的头发吹得扎撒起来，他也不管，只是挺着身子，歪歪趔趄地頂着风向前走，后来，在市鎮那趟街拐弯的地方便消失了。

我从那个具有海边独特风味的席棚子里吃罢晌飯出来，信步向海边走去。在海边，风似乎显得更大了，白茫茫一片，望不到边，波涛滾滾，怒浪滔天。岸边的船只，被浪潮凶猛地冲击，顛簸，忽上忽下，就象漂浮在水面上的一片树叶。我望着那浊浪奔騰的大海，不由犯起愁来：风，看样子一时半刻不会小，可我們难道能就这样等待下去嗎？我沿着沙滩往回走，我打算去找指揮部的同志談談。我剛剛走了不几步，就看見在我前面不远的沙滩上，有几个人蹲在那里，手比比划划大声地談論着什么。

一陣热烈的話語声随风送进我的耳朵里来：

“……那你說，大叔，出海行？”問話的象是个中年人。口气很溫和。

他这句問話正是我所关心的，我不由把脚步放慢下来，想听听他們說些什么。

“当然行。”另一个象老头子的声音回答。我虽然看不見他的臉，却能听得出他那梗直的胶东腔。

风的号叫和海浪的喧囂把他的話声給打断了，过了一会

儿，我才又听见他说：

“……天有不测风云，干咱这一行的人，哪能净指望好天气！要总等好天出海，就什么也别干啦。……”

那个中年声音的人笑着接过去说：

“大叔，我们这就是请教你来啦！你看咋办好？”

老头子说：

“风，还不就和人似的，你只要摸透它的脾气秉性，就有法子对付它！”

接着，那个面向大海侧面冲着我的人，凑近了老头子，不知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老头子和另外那个中年人都乐得放声笑起来。停了半晌，老头子才点着头，用他那硬朗的口音接下去说：

“旧社会那咱，渔主只顾自己挣钱，不管伙计们死啦活啦的。就是再大的风，也得逼你给他出海。咱渔民也就只有凭着自己的经验，看月亮，看日头，看云彩，来看天气，定风向。”

“这不假！”那个中年人又接过去了，“老云接驾，不刮就下；星星眨巴眼，月亮起风圈，这是要起风。东风小，西风大；东耳风，西耳雨。这些讲究我在船上几年，多少也明白点。可大叔，你说，这和咱眼下又有啥……？”

底下的话被风吹走了，我没有听见，但我却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的疑问也正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希望马上就能行动起来啊。我不由往前走了几步，向他们跟前靠近些，以便能听得更清楚。这时，老头子提起了响

亮的嗓門說：

“这天气预报是一天的！可一天有二十四个点哪！难道說，这风力就从早到晚，从白天到黑夜都一个样？这当間就沒有一点儿夹空？咱那些老經驗就一点儿也使喚不上呀？”

这当儿，那个中年汉子忽的醒悟了似的拍手叫起来：

“哦，大叔，我明白啦！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咱應該钻空子？”

“对啦！对啦！”

老头子爽朗的笑声和海浪的喧嘩声融合一起在海空里飄散了，最后，我还听见他哈哈大笑地說：

“这海上的事儿，二二乎乎迟迟疑疑的可不行。最要紧的是要胆大心細，当机立断啊。”

这时，那个蹲在老头子旁边的人猛地重重地拍打了一下膝盖，銅声銅气地嚷叫着說：

“对！大叔！你說的太对啦！这也就叫做‘迎风头，搶风尾’吧！行！咱就这么办！”

这嗓門好熟啊！对！是他！是老張！我止不住急忙地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他們跟前。这时，老張也已站起身来了。他看見我，亲切地点头打着招呼。他那黝黑的臉龐上，露出抑止不住的兴奋的笑容。

下午，风的威力似乎有些减弱了，太阳正在漸漸向西边落下去，淡淡的阳光映照着赭黄色的沙滩。海上，远远近近，揚起白色灰色的篷帆……海边不时地有漁船归来。年輕

人欢乐地挑起鱼筐子、鱼篮子，跳着，蹦着，争着，抢着到海边去卸鱼了，卡车满载着黄花鱼隆隆地驶过。指挥部的房子里，也空寂无人，人们都到海边去了。只有老张，独自静静地守在电话机旁，脸向窗外，眼睛望着大海。

我想趁这个空儿找他谈谈，可我刚一迈进屋，电话铃就叮铃铃地急响起来。老张拿起耳机，用他那洪亮的铜声喊叫着：

“喂！哪里？鲛鱼圈？谁？三号！你们今天打多少？哦！四万多斤！成绩不坏呀！哪个渔场？十七区！对！对！这个风尾可抓着啦！”听得出，他对着电话，和说话的一方一起放声笑了。他的眼睛欢乐地闪着亮光。

“……你们要在鲛鱼圈收港？行！行！好！我马上就通知，让他们的船统统都到十七区去！记住，抓紧时间，继续迎风头，抢风尾啊！……”

他刚把电话耳机放下，一转身，铃又响了起来：

“喂！哪里？杏树沟？什么？你们木帆船打了一万二？好啊！大大超过啦！……对！对！迎风头，抢风尾！……”

电话铃不断地急响，胜利的捷报一个接着一个，战斗的指令从这里通向杏树沟，通向西河口，通向仙人岛……传向四面八方。这屋里虽然只有他自己单独地面对着那台手摇电话机，但是，他雄浑的嗓门，高亢的音调和严肃的神情，却象是一个面临千军万马的指挥员，正在下定战斗的决心，发出冲锋前进的号令。我不便打扰他，便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凝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的心紧张而又激动，我

为电话里传来的每一个胜利消息而欢呼，而兴奋。我想象，
随着这音波的扩散，明天，海上，将翻腾起欢笑的波涛。

.....

我想和他谈谈的愿望终于没有达到，第二天一早，他就
赶到鲛鱼圈去了。

就在这天的傍晚，落日的光辉还没有完全消失，黄昏的
彩霞已映红了大海。海鸥在海面上自由自在地上下飞翔，白
帆点点，正迎着海风满载归来。寂静了一天的海岸沸腾起来
了，渔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叫呀，嚷呀，跑到海边
去迎接亲人。沙滩上簇拥着人群，马达隆隆，笑语喧哗。船
靠岸了，抛锚，搭跳，穿着长胶皮靴的满脸欢笑的渔人跳下
船来了。人们七手八脚地抢上前去，挑呀，抬呀，装呀，卸
呀，欢乐的喧嚷和粗犷的叫喊交织成一片。

风，仿佛显得微弱而无力了。潮水欢腾地哗啦啦啦响
着，拍打着岸边，迸溅出银色的浪花。

海在喧哗，海在笑。.....

浩 气 如 虹

陈 淼

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这两封遗书的面前了。自从有了军事博物馆，并且发现这里珍藏着这两封遗书以后，我的心一直萦怀其间，那信中的语言，那革命的情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每到北京，我必来瞻仰。站到那洁净的玻璃柜前，我用整个的心，默默地诵读这两位烈士的遗书，就好象我是来看望两位敬爱的长辈，听着他们谆谆的教导。

第一封是陈觉烈士给他的爱妻赵云霄同志写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这时候，他们夫妇二人都已被判为死刑，陈觉同志在几天之内就要被处死了；赵云霄同志因为身怀有孕，等孩子生下来以后，也不免一死。就是在这诀别的时刻，在那阴暗而潮湿的牢房里，借着铁栏缝隙透过来那一点微弱的光，他给自己亲爱的同志、妻子写信。这是最后的信了，我们可以想见，当他执笔欲吐的时候，有多少话语涌上心头啊！他想到他们一同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的生活，那时候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间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

他又想到他生病时，她对他的尽心照顾：“前年，我本已病入膏肓，自度必为异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始得转危为安。”这是一对志同道合，情深意挚的革命夫妇。象那取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来了革命的火种，回来要照亮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们的心里有的只是祖国的解放，人民的翻身。赵云霄同志，路过家门，却顾不上看看她河北阜平的家园，一路南下工作；陈觉同志，在湖南家乡工作，竟没有回去看看那为思念儿子常常流泪的老母。他们劳身焦思，一切为了革命。他们有多少光和热亟待散发，他们有多少美好的憧憬等着实现啊！可是现在，一个就要被杀，另一个也将要被杀，到了生死永别的时刻了。他怀恋这忠贞的爱情：“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惟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结良缘。”他渴念那还未出生的孩子。“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留作纪念。”他也为那苦心使他成人的父母而哀痛：“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爱儿的尸体了。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但是，宁愿玉碎，不为瓦全！最后他又向自己的爱妻说：“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陈觉同志就在写这封信后的第四天——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四日，在长沙从容就义。

第二封信是赵云霄烈士给她刚刚出生四十几天的小宝宝——启明写的。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陈觉同志牺牲四个多月以后，这个可怜的孤儿，就在那阴森的囚牢里呱呱落地了。这时候，这个刚刚问世的婴儿，他怎能知道父亲已离开人世！更如何明白生他的慈母，两天以后就要被杀呢！赵云霄同志，这时候忍受着丈夫被害的悲痛，又吞咽着跟爱子死别的哀伤，给这不懂事的小宝宝写遗书，好似万箭穿心，“启明：我的小宝宝……”一个伟大的母亲的哀婉的声音在我们耳边颤动。她告诉孩子怎样在牢中为他起了这有意义的名字，她告诉孩子怎样因为怀了他才得缓期处死。“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不能不把你交与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恨当时的环境……”“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所以才处我们死刑……”她向孩子交代了父母的死期，又交代了孩子的生辰，告诉孩子父亲连象片也没留下，母亲也只有象片和衣物可留作纪念。最后叮嚀再三嘱咐不完：

“小宝宝……希望你长大后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成……”最后还连连地呼唤着：“可怜的小宝宝，我的小宝宝……”信到这里结束了，写信后的第三天，一九二九年的三月二十六日，她便壮烈地牺牲了。赵云霄同志那凄厉的呼喊，好象长久地震撼着天空。

我一遍又一遍地讀着這兩封用生命和鮮血寫成的書信，圍着這遺書，我低回盤桓，我凝神沉思，心里象一陣大風掃過海面，掀起了洪波巨浪，思緒騰跳，激蕩不已。

我想，這兩封信是怎樣從那暗無天日的鐵窗里傳遞出來，到了兩位烈士父母的手中；在那虎狼當道的年月，又怎樣把這兩封信保存到解放的呢？我曾向博物館的同志探詢，回答說這需到別處查檔案，我不便過多地麻煩別人，只好作罷。但是走出博物館，我却浮想聯翩，許多情境在我面前映現。陳覺同志的父親，在絕望中總還存留着一綫幻想，想在“虎口”里拯救出兒子儿媳的生命。他四處奔走，到處求情，直到兒子犧牲的头一天，他在焦慮中還幻想着有一天兒子儿媳能獲得自由。但是，國民黨反动派讓他老人家看到的是血！過些日子，看到的還是血！多少希望，多少幻想，都熄滅了。老人懷抱着這剛剛滿月的孫兒，手拿着這兩封遺書，在走回家去的路上，已經情不由己地老淚縱橫起來。可是，當他回到家里以後，還得吞噬着傷痛去勸那比他更加哀傷的老伴。而遠在北方的趙雲霄同志的家里，恐怕很久很久都不曾知道這噩訊的吧！

漫漫的黑夜，狂噪的陰風。生活困難得快到了絕路了，也得把啟明這孩子撫養成人；環境殘酷得可能僅僅因為這兩封信全家就要遭殃，也決不能損毀它一點。老人總是相信，冬天過去，春天就要來到；黑夜盡了，天總是要亮的。我眼前出現了這樣一個場面：在一個淒冷的寒夜，萬籟俱寂的時候，烈士的父母把房門緊緊關起，然後把剛剛懂事的啟明從夢中喚醒，在昏暗的燈光下，給孫子念這從牆角里掏出的

遺書。听着這信里發出的呼喚，老人抹着眼淚，啟明泣不成聲。但是怕人聽見，又得急忙壓低了聲音掩面忍泣，看，那信紙的上角上，印着孫中山先生的“總理遺囑”的地方，不是陰濕得模糊起來了嗎？那說不定是老人和啟明的淚水吧！但是聽到“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的聲音，聽到“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樣死的”聲音的時候，我好象看到啟明那稚氣的眼睛里，閃動起復仇的火焰。

啟明同志，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呢？早在全國解放之前就有父輩的戰友把你領到光明的世界去了，還是你們家鄉解放的時候，你才告別祖父母，開始戰鬥的呢？我們沒有見過面，却又好象時常在一起。我好象在橫渡長江的英雄部隊里，看到過你威武的英姿；我又好象在火焰飛舞的煉鋼廠里看到過你紅彤的笑臉。你今年是三十一歲了，你該已經結婚了吧？也許你已經抱着你的小寶寶，在公園的林蔭路上信步慢走着呢！是男孩，還是女孩呢？當你的孩子再來聽這兩封遺書的時候，他（或者她）會睜大了稚氣的眼睛向你提些什麼問題呢？

從博物館到天安門，一路上我沉溺在追念和冥想中。在天安門廣場前，仰望着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只覺得沖天的浩氣，絢爛的彩虹，環繞着它的周身。我好象看到陳覺和趙雲霄二位烈士，以及無數死難的革命烈士，在雲端里望着我們這綺麗的江山，看着他們未完成的遺志終於得到實現。正是“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就是烈士們那歡喜的淚雨凝成了空中那美麗的彩虹。這時候我心里念出了毛

主席的話：“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难过，难道我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錯誤不能抛弃嗎？”我真的感到：在先烈这永存的浩气面前，任何一点与革命利益不相容的思想，都会折磨得你愧疚、不安；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給我們这壮丽的事业，才是真正的愉快、幸福。

望着北京那高高的秋空，心里只觉得滚动着一股使不完的力量。

统一书号：10150·298

定价 0.40 元